

# 玫瑰劫



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上海中國圖書公司記出版

# 古今說部叢書

全六十冊 ● 定價二十元

是書分爲十集。搜羅歷代掌故筆記。凡二百六十餘種。分類排列。閱者得此。足以考史乘之軼事。擷文苑之英華。探物理之淵微。證風俗之同異。覽遊記者。如登泰華之峯。就清供者。如入琳琅之室。而且記怪異。誌遊戲。數奇珍。述詼諧。足以快心目而資談助。洵說部之總匯。稗官之大觀也。全書均照原本排印。不加刪節。并請名宿重行校勘。尤爲精審。全部凡三千餘頁。二百三十五萬餘字。誠說部中之巨觀也。

▲代售處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

31841

# 玫瑰劫目次

第一章	密議	第二章	誤擊
第三章	延醫	第四章	慰梅
第五章	闕窗	第六章	恫嚇
第七章	遊宅	第八章	人影
第九章	宴會	第十章	新友
第十一章	豕厄	第十二章	遇哥
第十三章	逼婚	第十四章	旅館
第十五章	石隙	第十六章	爭道
第十七章	假面	第十八章	疑亞
第十九章	隱謀	第二十章	迷途
第二十一章	避雨	第二十二章	決鬥

第二十三章 釋疑

第二十五章 屍配

第二十七章 王甦

第二十九章 返京

第二十四章 證傷

第二十六章 中計

第二十八章 脫險

小說 國際 玫瑰劫

第一章 密議

意大利有藩王羅勃者。一國之偉人也。功德巍巍。人所瞻仰。一日赴宴歸。忽失所在。偵騎四出。杳無朕兆。舉國大驚。謠詠蠶起。人民以嫌疑被捕者。桁楊相屬於道。上下騷然。卒無耗警吏偵探。尤罷於奔命。不敢憚勞。一二機警穩健者。僅知此事之原。因非一端。此案之破獲。非一日而已。

藩王戀一女子曰幽梅。大家閨秀也。姿稟濃豔。名冠一時。益以明月垂璫。雲霞爲帔。見者咸疑爲瑤臺仙子。偶謫人寰。惟王之富且貴。差堪爲名花作主。其餘尋常百姓。曷敢妄冀非分。致干咎戾耶。是王之戀女。固無敢議。其後者。顧王旣颺去。女亦杳然。兩人之隱現。若有密切關係者。于是疑霧之凝。雲縹恍之興。論乃集點于此。事國家莫定。賴有重臣藩王羅勃。能安社稷者也。此時意皇如斷左右手。懸重賞。廣致名偵探。期必得乃已。

樞密員希拉生年垂老矣。聞獵心喜。其屬曰杜布理者。精悍有幹材。召之至。與商權入手辦法。希拉生慎重其詞曰。杜君聽之。我所欲告君者。藩王羅勃失蹤之疑竇也。我曾費多許腦力心力以探索此事。願以理想證事實。所遇皆北。今輿論喧傳。羣謂羅勃悅一女子。但桃花無語而蕉葉有心。羅不勝失望。遂持厭世主義。飄然遠引。信是說也。則羅或尙在人間。今平民失蹤尙有蹤跡可尾。况赫赫藩王乎。杜布理曰。否。吾所聞異。是希瞿然曰。君殆疑此事屬暗殺乎。果爾則關係鉅矣。顧疑點安在。杜點首曰。近之。吾以爲是案之生。必非尋常。乃一重大之國際交涉也。彼之所以去我王者。或殺之。或錮之。必非被動於箇人之嫉。使而爲歐洲祕密黨偉舉之一。可斷言者。希驚曰。嘻。乃如是乎。杜曰。確也。藩王非拒俄黨之首領乎。前年以界事齟齬。俄皇斯古拉親率三軍侵入吾國。王實却之。封豕長蛇之俄人不得逞志於西。封者王之力也。俄忌甚。暗殺之聲早喧騰於彼國。報紙黑海潮羅西魂二報主之尤烈。指王爲斯拉夫民族之公敵。王不死。彼不生。此次王之失蹤。各國之唁電萬有三千堆積盈尺。

獨不見發自莫斯科及聖彼得堡者。俄人用心昭然矣。彼固以陰密狡詭聞天下者。希曰可驚哉。君之觀察力。今晨王之母來此。色慘白。淚痕承睫。彼蓋欲以偵緝事委我者。嗚咽久之曰。有人傷吾兒一髮。是剗我心也。其哀痛更過於喪明。君若能成此大功。取金印如斗。大殊非難事。杜君勛哉。絕妙時機。勿坐失也。言已。仰首視時計。邀杜入餐室。且入執杜臂附耳曰。杜君識之。是重大事。幸勿于僕役前及之。杜微點首。饜畢。二人臨窗凝眺。觀衢中往來之車馬。加以評語。若無事者。久之。希拉生若有所覩。探首出窗外曰。乘馬來者誰乎。似甚顯赫。言未已。其人已近。杜布理迫視之。見車中一紳士。年事可三十許。衣服麗都。容顏白皙。喏曰。吾識之。是公爵立特也。彼居東部山中。貴族而優游林下。雅人也。希笑曰。談此人歷史。亦世間一種可疑事。其父故寡人。居室陋劣。吾人曾一至其家。見蝟蟪在戶。釜甑生塵。黝暗湫隘。不堪其憂。然吾聞公爵近日忽大興土木。重樓疊閣。擬于王宮。計非得窖藏不能致此。何興之暴也。或謂彼之暴富。由賭博而來。余則不信。杜頷之。意似不屬。二人遂出餐室。至廳事。聞

門外輪蹄聲。希訝曰。彼止我門外矣。來此將何爲者。言未畢。門者入告。謂公爵立特來訪。希命僕導客入別室。顧謂杜曰。君思此人來何爲。杜沈吟曰。是卽不知。但注意其所言。或者可爲吾儕探案之助。希曰。如君言至佳。公爵立特脫帽几上。杖倚壁間。雙手入衣袋。面壁觀所懸油畫。聞希步聲。轉身施相見禮。希拉生不慣作寒暄語者。卽曰。公爵駕臨。有何見示。曰。羅勃王之失蹤。吾聞其太妃以偵緝屬君。有之乎。曰然。曰。吾爲此來也。希曰。甚願聞之。公爵曰。藩王與我善。故知其隱事。渠曠一女子。君知之乎。希曰。聞之。公爵知此女子名否。曰否。事屬曖昧。藩王祕之。我所言者。亦臆見猜測耳。希曰。然則關於此案。君或有證據。足以供我輩研究者。曰。有之。卽探囊出一金鑲之小皮篋。中藏書信甚多。取一紙授希曰。君識藩王之字跡否。希曰。不能辨也。問答間。希閱其書。書曰。

今我以美麗之玫瑰花兩束。敬致意于吾摯愛之安琪兒。妝次此花。吾將用爲著蔡而區區生命之所寄也。白者純潔如雪。比春蠶素絲。紅者爛熳。當風擬成灰蠟。



淚。簪。白。遺。紅。作。繭。同。功。取。紅。去。白。從。此。永。訣。嗟。乎。吾。愛。世。界。之。上。有。卿。一。人。令。我。視。富。貴。如。敝。屣。等。生。命。于。鴻。毛。明。日。之。會。吾。將。于。吾。愛。胸。前。襟。上。取。最。後。之。答。復。也。

希閱畢。反視紙背。空白無字。再讀一過。置之案上。注視公爵。似以目問者。公爵曰。此羅勃王之手書也。希曰。君何由得此。曰。由藩王之侍僕。彼得于王襯衣袋中。知我與其主交誼深。故以此相示。大約此無情女子。竟擇紅者。故王忘其生命。致演此怪劇也。此事頗足助君思索否。希曰。甚善。謝君厚賜。當深思之。公爵又曰。藩王失去之前一夜。巴拉馬家設跳舞會。有女子丰神絕世。戴紅玫瑰花者。或卽王宮之禍水也。希君識之。此女非他。卽哈金絲大將之女。公子幽梅也。自王失後。大將亦挾女而飛。或云。哈作巴黎瑞士之漫遊。其或然歟。已而公爵留書別去。杜布理與希拉生議曰。彼蓋欲擲塵于我眼簾。使我瞋眩。不能燭彼之奸。然我不爲彼所欺也。吾且往烏加雅山森林一行。言畢。希問故。杜曰。容徐言之。希因按鈴召僕人入。命請邦傑先生。可數

分鐘。邦傑至。短小精悍。蓋調查部長也。希曰。邦君公爵立特往哈麗村幾時矣。曰。八日。今始蒞此間。去時倉卒萬狀。有令人可疑者。希曰。君試言哈麗村公爵邸第構造若何。曰。請于五分鐘內詳之。希曰。甚善。入夜。月光如水。花影搖風。大地衆生皆入黑甜。深處而希拉生辦事室中。燈影動搖。語聲隱約。彷彿有人擊案怒詈曰。咄。賣國奴。吾誓殺之。

第二章 誤擊

林木陰翳。流泉鳴咽。夕陽欲下。歸鳥悲鳴。一少年挾雙管槍。左右顧視。覓河流淺處。擲大石在水中。石出水面。則踐之以渡。既渡。復繞溪行。見灌木叢生處。簌簌顫動。髣髴有物藏匿其中。因舉槍射之。忽然一聲。山谷迴響。少年趣而前。則聞呼號聲。乃大驚曰。噫。誤矣。然此間安得有人視之一垂髻女子也。豐鬢承顴。眉目如畫。但隳蹙不言。驟視之。固無恙也。少年乃趣前道。瞥見女郎衣上有血痕。益惶駭。萬狀女郎曰。君誤中我手。幸創尙不劇。視其手。則斑鮮血漬。透袖間。少年大窘。不知所措。女子忍。

痛笑曰。此不能全咎君。卽我亦不應立此處。少年目注其手。見血出。未已。急出。已。巾爲加裹。傷處曰。請姑娘暫忍之。我將延醫。至女言。無需。但指示往東塘之路足矣。少年異曰。嘻。我聞烏加雅森林中。僅有哈麗村。豈尙有東塘者。密司居東塘乎。女曰。否。我父愛此間風景。因置別墅于此。君不嘗閱赤字軍東征史乎。當時我父率日耳曼聯軍誓師於東塘之雪皓山。皇帝親來推轂。東塘二字遂長爲吾歐人所熟知。君獨未聞耶。少年若有所思。旋曰。吾憶之。統領日耳曼聯軍者。非哈金絲將軍乎。曰。然。曰。吾父華特大佐亦與是役……女驚曰。華特大佐耶。吾舅氏也。昔吾母嘗泣告我。謂有弟華特於赤字軍之役爲猶太人剖心死。卽尊甫耶。曰。然。曰。然。則吾兩人乃中表兄妹也。吾深幸今得見君。然吾兩人相見。乃以鎗彈爲介紹。寧不大奇。少年赧然。囁嚅。問。創痛否。女微笑曰。吾幾忘之。言次。已抵渡河處。少年負女而過。路徑旋曲。暮色益侵。松柏濃陰。蒼煙四合。惟有雪皓山頂之冰塊。髣髴可見。女子曰。可愛哉。晚景也。遙見樹木疏處。透射燈光數點。少年遙指。謂女子曰。公爵立特所居之哈麗村也。公

爵本我同學少年頗友好。今則富且貴。多行不義。國人共棄之。我亦久絕交游矣。妹  
 須慎之。忽聞馬聲。得自后馳至。少年回首望之。曰。噫。公爵至矣。急釋女。負女。色甚  
 沮。少頃。公爵已下馬。與女子行相見。禮若未見少年者。惟目視女子。曰。幽梅姑娘。我  
 頃往東塘。哈將軍以姑娘深夜未歸。甚焦急。我恐姑娘失路。故特來趨候也。幽梅答  
 曰。我豈小孩。何致失路。即失路。乃勞君僕。僕耶。公爵不懌。旋目視少年。笑謂幽梅曰。  
 姑娘已有人任保護。之責我妄矣。彼何人。斯適從何來。幽梅曰。是我之中表兄。獵人  
 耳。公爵即呼少年曰。獵夫。獵夫。今日得利否。曰。甚利。得翠鳥一革囊。已飭人送至幕  
 中矣。公爵公爵。汝識我否。公爵大笑曰。嘻。我所識者。君主耳。皇族耳。各國之首相。大  
 臣耳。若何人。我豈能識少年。笑曰。公爵不嘗憶十二年前。肄業於倫美中學。跨馬作  
 郊游。失足。悶絕。有負之而歸。得以不死者。誰耶。公爵至是。腦部如猛受刺激。注目視  
 少年。忽曰。若非吾之愛友哥斯。歟。十年不見。容貌殊前。別來無恙乎。哥斯笑曰。謝君  
 固無恙也。言次。漸及誤擊幽梅事。公爵頗咎哥斯。并願扶女至納哈鎮就醫。哥斯雅

不。欲。以。累。公。爵。幽。梅。亦。趨。趨。不。前。公。爵。遂。止。三。人。共。向。東。塘。進。行。途。次。哥。斯。多。提。及。少。年。佚。事。公。爵。甚。不。欲。聞。面。有。驕。色。意。謂。天。潢。龍。種。卽。蒙。童。時。已。不。類。凡。兒。也。顧。幽。梅。則。樂。聞。哥。語。往。往。鼓。掌。和。之。公。爵。滋。不。悅。時。山。寺。鐘。沈。江。樓。燈。上。俯。見。人。影。明。月。當。頭。三。人。且。語。且。行。不。知。東。塘。已。近。矣。

### 第三章 延醫

當。赤。字。軍。興。時。東。塘。一。小。村。萬。人。如。海。不。異。都。城。余。固。爲。閱。者。詳。述。矣。今。則。烟。荒。草。蔓。廬。毀。橋。傾。鬱。鬱。松。楓。獼。猴。拜。月。沈。沈。風。雨。蟋。蟀。鳴。秋。時。有。二。三。獵。者。馳。騁。往。來。而。已。雪。皓。山。之。左。有。屋。一。座。百。年。前。物。也。煙。突。僅。存。窗。扉。亦。損。野。花。葛。藟。滿。其。庭。與。人。爭。道。階。苔。慘。綠。若。表。其。年。老。者。然。三。人。旣。至。推。門。而。進。一。老。者。兀。坐。室。左。口。吸。雪。茄。手。執。報。紙。屢。舉。其。首。仰。天。而。噓。一。見。幽。梅。卽。遙。喚。曰。我。兒。來。何。暮。也。往。何。處。令。我。眼。底。穿。矣。言。畢。又。目。視。哥。斯。梅。指。哥。斯。笑。謂。老。者。曰。此。哥。斯。表。兄。舅。氏。華。特。之。子。也。適。行。獵。送。我。歸。哈。點。首。已。而。嘆。曰。惜。汝。姑。亡。已。三。年。不。然。今。夕。當。何。等。喜。慰。哥。遂。述。誤。

擊幽梅事。并伸不安之意。哈曰。傷甚微也。無念。公爵在旁冷笑曰。審若是。哥君不至。納哈鎮延醫去。耶梅曰。無庸。夜已深。我手亦就愈。公爵聞言頗不悅。哥應聲曰。微公爵言。我幾忘之。我去矣。公爵之馬可借乘乎。公爵即牽馬至。幽梅目視哥斯。以齒齧唇。搖首不止。哥會意。即曰。公爵前言戲耳。我不願勞君久。待公爵曰。吁。此特妄費時。間。此馬調良甚。何懼爲。哥斯躊躇。不明幽梅之意。何在。因曰。吾步行。何用馬。言畢。返身走。公爵無如何。而梅則極形感激。公爵忍氣謂梅曰。少年。無知林中射獵。往往釀禍。梅曰。不然。我之被射。我之不慎也。使君與哥斯易地而居。有不誤射者哉。公爵強笑曰。然則我未射獵。未致傷君。我幸矣。幽梅不置辯。畧一點首。即入內室。公爵目送之。梅既入。公爵謂哈金絲曰。我所追求之事。已有機緣。不久當揭破眞面目矣。哈曰。君聞確實消息否。曰。未也。但道路傳言。彼黨尋覓甚急。以藩王爵位。既高。關係至大。豈任其去。如黃鶴耶。哈急搖手止之。公爵笑曰。夜已半矣。吾二人言。祇天知地知耳。我去矣。明日復來。言畢。乘馬去。哈復吸雪茄閱小說。以自娛。坐未久。幽梅出問曰。公

爵去未。哈曰：去矣。明日當復來。公爵健談，是大可人。自後外游，須慎今日之得免幸也。哥斯莽夫，汝何爲引至我家，恐破我等秘密所也。梅曰：兒實不解此言。父好賓客，不好親戚。耶哈曰：我不願除公爵一人外，復有至我居者。我兒識之。梅曰：雖然，公爵時注意兒，將何爲。哈曰：兒何以知之。豈意有所見耶。梅曰：未也。實告父。若公爵之意，氣公爵之學識兒，不慣見之。哈執梅手曰：我親愛之兒乎。公爵年二十有四耳，旣富且貴，而學士之憑已五得儻，其有意則他年與之漫游巴黎倫敦之市場，彼都士女方將豔羨歡迎以爲神仙種子。人生難得者少年，少年難得者富貴。我兒思之，勿自誤也。梅曰：人生朝露富貴浮雲，試回思二年前之公爵一窶人子耳。又安知二年之後其變易爲何。如昔在維也納時，同游諸姊妹一見少年郎，不問其才不才，僅問其富與貴，以爲嫁得斯人一生喫著不盡。其實人格已自倫於卑賤矣。兒痛恨之，乃躬自蹈之。耶哈微嘆曰：兒十九年矣，復矯癡若是言已。就燈下閱小說，梅亦默坐其旁。哥斯至帳，乘馬馳往納哈鎮，延醫返途，遇一人視之，則同事杜布理也。哥先問杜曰：

君來此爲游獵乎。杜曰：雖然，哥君聽之。余之所欲獵者，非禽，非獸，賣國奴也。哥斯亦曰：余之來此獵者，亦非禽，非獸，美人也。二人大笑遂別。

第四章 慰梅

春水生波。春日如畫。萬花含笑。百鳥和聲。卽景懷人。因情生悔。情也者。固吾人天賦以俱來。然而運用之方。因人而異。大凡用情愈摯。人格愈高。名士美人亦旣見止。尤莫逆於心。因果無乖。流傳佳話矣。然而茫茫愛海。慣起狂濤。渺渺慈航。鮮登彼岸。非有哥倫波麥折倫之毅力者。莫不爲之心灰意阻。盪氣迴腸。此所以有愛因者多。而愛果之難結也。哥斯別杜布理後。卽返帳下。心旌搖搖。倚枕假寐。恍惚見有美一人。在河之滸。綃裙縞袂。拖雨凌風。玉立亭亭。欲行又止。忽見其形態有變。疾趨而前。向河流急處一躍而下。水花亂動。哥心膽俱碎。駭極大號而醒。視幕外之月。已銜山。聞草間秋蟲唧唧而已。因而心煩不睡。坐待天明。無何晨雞高唱矣。卽整衣盥沐。至東塘詢梅之病狀。時哈金絲已外出。梅正臨牕理粧。見哥至。握髮嫣然笑迎。曰：勞君早



顧不安。甚。創已全愈矣。哥曰：我深恨鹵莽以苦妹。梅笑曰：不有一彈之差。誰合我二人之好。電觸磁引。不是過也。哥曰：自今日始。我終身不復用此槍矣。梅曰：毋然。我祝君日日行獵。多有獲也。哥曰：妹恕我如此。我將何以報梅。曰：君不聞女子能助男子于思想所不及處耶。哥慙不言。梅續言曰：君隸籍陸軍。身列行伍。當執干戈以衛社稷。擾攘風雲之日。正志士請纓投筆之期。斯拉夫族侮我甚矣。受奇辱而不報。吾爲健兒。羞戰場在莫斯科也。當視烏拉嶺爲墓田。戰場在彼得堡也。當指黑林脈爲墓田。戰場在瓦沙亞也。當銘高加索爲墓田。三山屹立。健兒健兒。咄！征俄！！征俄！！哥君勉之。毋忘俄兒。哥斯聞言。感激甚。曰：生女當如妹。男兒愧死矣。言時。哈金絲已返。見二人密談。甚不悅。哥遂告別曰：余去矣。余將訪杜布理也。哥既至杜處。與杜同出。途次。杜問哥曰：此地有公爵。立特者。汝識之乎。曰：識之。曰：然則可爲我作紹介乎。我將探其奇宅也。哥曰：彼亦人耳。彼宅亦尋常之宅耳。何奇之有。杜曰：我善察人隱。公爵實奇甚。忽戛然一聲。有雉掠面。而過。哥曰：射之。射之。杜若未聞。哥怪曰：君之

至此行獵乎。抑偵探乎。杜曰：是重大事，不能告君。哥曰：告我。我將助君。杜曰：無他。卽藩王羅勃之失蹤也。俄人惡王甚，欲去之，故假手於賣國奴而爲虎作倀者，必是夫也。哥君哥君是大秘密事，幸勿以告人。哥曰：諾。卽以昨日誤擊幽梅事告。杜驚曰：是卽哈金絲大將之女乎。彼哈金絲挾女而來，此何也。將行獵乎。則老近古稀，必不見而心喜。將游歷乎。則瑞士巴黎風景絕麗，何一不足供彼游覽者。而必於是烟雲杳靄之鄉，哈固不足論幽梅亦樂此乎。奇哉。奇哉。是亦足供研究者。哥曰：我觀哈金絲與公爵交甚篤，然公爵之府近在咫尺，而不邀之同居，乃任其辱在田野，是更足奇。杜呼曰：奇哉。奇哉。公爵之事無一不奇。其居奇也，其行奇也，其友亦奇也。吾曹以好奇之眼光一探其奇真相。哥君哥君，余將先探公爵之奇居。君可爲我作先鋒隊也。可。

## 第五章 闕窗

晚餐既過，時鐘鏗然九下。二人遂無言起身行。雖哥斯之僕亦不知個中密情，以爲

彼等夜行獵耳。時天際黑雲漫馳不定。明月亦出沒無常。下界境象如演電光戲之劇場。忽明忽暗。幸哥悉路甚熟。遵樹而行。但途徑愈崎嶇。樹木愈茂密。明月倏露。光漏樹隙。杜等伏暗處。窺公爵之宅。見依山而立。堅固不啻城牆。牆外列花木。微霜初降。瓦楞晶瑩。有光于月下。觀之其風景尤足悅目。杜曰。此豺狼之窟宅也。外觀雖美中實藏奸。哥暗曰。觀此景象。調查甚不易。杜曰。樞密員固已告我。然我等終必探明之以驗其能力。毋求急效。但求成功。二人緣樹蔭登山。望其宅之所佔地。殊出意料外。有一窗燈光射出。餘皆黑暗。若闔無人者。通是處徑路係一臨溝之鐵橋。溝中無水。兩旁皆植花木。與灰色高牆相掩。時寂無人聲。惟林木着風微動。月影散珠。落葉瑟瑟。作響。怪石矗立。作猛獸攫人狀。令人恐怖。杜曰。此地不可久留。不如繞行其宅。由是過鐵橋沿溝之隔岸。行不數武。一座巖石當其前。杜曰。此處真難爲力。一爲所覺。我等險矣。盍歸乎。來哥曰。我等窺伺不爲不久。所繞之路不爲不多。乃並未見一人影。何也。忽全林昏暗。月下空山。二人急返。仍沿溝行。哥在前忽止步。呼曰。視！

速視!!速視!!!杜亦止步。相距約二十碼處。見一窗內閃爍有燈光。惟相去極遠。杜曰。我欲一探窗內之奇。哥曰。垣高若是。何從入手。杜曰。姑去。二人遂過溝。伏窗下靜聽。仍闐寂無聲。牆以細磚砌成。光滑不可攀。忽見溝邊有古樹一株。枝幹蒼勁。杜曰。我等上樹闕之。或得揭破窗內之眞面目。哥固善攀。擇樹之最近者。懸身而上。幾與窗平。光忽隱滅。所可見者。百尺之高牆耳。哥登樹間數分鐘。懊喪而下。曰。我等破功。夫明夜早來言未畢。忽鐵橋之上。怪聲大作。杜急目注之。見二大熊方過橋來。二人急登樹。熊在樹下作大聲。山谷爲之震動。杜急以槍斃之。二人負之出林。則宅中之燈。忽盡明。隱約聞公爵大聲曰。牆外有獸。牆外有獸。二人聞之。急急返。

## 第六章 恫嚇

次晨。早餐畢。二人檢點獵具。正欲同行。公爵忽飄然而至。謂二人曰。我有敝廬。近在咫尺。不嫌卑陋。幸乞君等賁臨。庶不我棄乎。二人謝曰。久居帝鄉。馬龍車水。徵逐於紅塵十丈中。頗厭苦之。此地清高。足開襟抱。况雪皓山當戶。風景尤佳。雅不欲以供。

給累我賢主人也。敬謝厚意。公爵請之堅。且曰：「卽不能屈君等久居，敢請一攀雅躅。」哥目視杜，遂慨然應之。公爵始去。杜曰：「彼之此舉，意何在？雖然亦佳會也。足資我等之研究。哥君留意之。」

公爵別二人乘馬急至東塘。幽梅在家，與行握手禮。梅曰：「我父在庭中散步，君可往焉。」公爵笑曰：「我之來此，爲小娘子不爲老將軍也。」梅默然。公爵續曰：「我從京都帶得新聞來，將爲姑娘告焉。」梅曰：「非俄法聯盟以困我東邊事乎？我甚樂聞之。」公爵曰：「否！我之所謂新聞，卽藩王失踪至今未得也。」梅嘆曰：「可憐蟲！可憐蟲！王公之貴，反不如匹夫之安也。」公爵曰：「政府方用全力以覓之，偵探四出，吾爲姑娘計，久居此則良好。梅變色曰：「我方甚悔離城。藩王之事與我風馬牛不相及。我之去留無成見也。」公爵冷笑曰：「姑娘之言信然。其如輿論何？」梅曰：「輿論與我何加焉？」公爵曰：「入口悠悠羣，謂姑娘與藩王有密切關係。梅急辯曰：「噫，謬矣。曾謂相識之人卽有關係耶？直無稽之談矣。」公爵曰：「證據具在。藩王之去，非主動於玫瑰花案乎？」梅聞言不解，然甚驚慌。」

問曰。玫瑰花何謂也。公爵曰。玫瑰花以紅白色而分。愛憎君擇其紅者。非拒絕。藩王之鐵證耶。梅大驚不能答。公爵又曰。君赴巴拉馬家跳舞會時。非戴紅玫瑰花乎。梅曰。然。藩王以此餽我。我初欲不戴。後恐致王於不樂。姑戴之。公爵作不解狀曰。君不以憎恨之意表示情人。彼何爲不樂。梅怒曰。君言謬矣。藩王非我情人。且我戴此紅玫瑰花。卽關彼性命耶。公爵曰。王不曰以此二束玫瑰花卜其生死。乃君竟舍白而取紅。抑何忍耶。梅聞言甚懼曰。我實未知王之用意。且不見白者。公爵曰。國人皆謂王曾以紅白玫瑰花及一函致君。函中卽表明其用意。梅曰。我祇受紅玫瑰花一束而已。曰。無信乎。曰。無之。雖然。公爵能詳告我乎。公爵乃以信中之語告之。且責梅曰。信中之言固如是。而君必擇紅者何也。梅憤然曰。君何不諒人。至此我固言未見信也。公爵冷笑曰。嫌疑所在。有口難分。王之親友將起而攻姑娘矣。吾非恫嚇。乃藥石言也。梅曰。我無罪。我以正氣勝。何懼哉。公爵曰。燕巢幕上大禍已臨。我願稍盡保護之力。梅不答。哈金絲入室。公爵與之行禮。略數言。卽別去。

嗟乎。此一日之光陰。若專與梅爲仇者。公爵去後。可半句鐘。梅獨坐斗室中。形同泥木。頗無聊賴。則姑取案頭書信。口朗聲讀之。實則不知書中云何。但覺目前之黑者。爲字。白者爲紙耳。少焉。哈金絲入。以俄國新聞紙北極星一份。授幽梅曰。孺子讀之。俄法之協約。已公布矣。梅驚曰。狡哉。俄兒東陞。從此多事矣。使羅勃藩王而在。必不致失敗若是也。

### 第七章 遊宅

是日下午。哥杜兩人。同赴哈麗村公爵宅。公爵極形歡迎。引之。經廊廡。見兩旁列銅像。十數。奇石錯立。鮮花爭榮。旁有八角亭。二女子在焉。言語喁喁。衣裳楚楚。窈窕宜笑。顧盼生姿。公爵爲介紹。指謂二人曰。此吾中表姊妹。范弟夫人。此卽埃妹蘭茵也。二人趨前與之行禮。公爵曰。蘭茵姊妹。惠我實深。不忍我獨居寂寞之鄉。故來此共處。埃笑曰。我等居此。樂甚。不思巴黎維也納也。二人聽其語言。風雅不覺欣然。埃憑窗眺望。自語曰。美矣。備矣。試問歐洲大陸之王宮。帝居有華麗若是。耶。言畢。指示一

人。二人願之。果見樹林。鍾翠山峰。送青畫棟。雕梁怡神。悅魄眞佳構也。公爵曰。遊覽林間。雖甚有味。然百物難致。困乏良多。言時。侍者以茶點進。杯盃羅列。酒饌雜陳。諸人遂圍坐食之。品味佳美。迥出尋常。二人贊不絕口。公爵謂埃范弟夫人曰。我勸我二友來。此共居。乃不欲惠顧。何也。埃曰。富貴難得者。山林之樂。山林難得者。富貴之娛。此間殆兩兼之。君等能一變宗旨否。哥斯答曰。吾等常常來見也。公爵起曰。我等可周游此宅。蘭茵隨我往。恐埃姊少興也。埃果辭去。諸人同起。公爵前行導焉。公爵一一指講。所經諸室。裝飾之美。得未曾有。至一天井。將入室。公爵肅然。停立片時。手捩其門上之機。門開。陳設整麗。氣象肅穆。禮拜堂也。公爵引客人。稍一觀仰。卽曰。尙有一室。築在石中。我家之武庫也。想君等必樂觀之。言畢。引客出禮拜堂。草地平鋪。一碧如玉。公爵將手杖向地。一擊。適中。其機草地忽開。細審之。其草蓋平鋪板上。板實有機者。白石鑿成之。忽露扶梯。梯旁置吸光器。以資照亮。梯級以細毛毯鋪之。遂躡級至底。有二石門。公爵手按機。笑顧客曰。我甚愛此室。有暇必入此杜默。思此干。



犯法律之舉動。安知其非欲有所爲而置之者。哥作欲問狀。公爵曰。此室非我所造。祖宗之遺也。用以避患亂者。我略加裝飾而已。二人嘆賞不止。公爵曰。觀止矣。不如且出。遂返至大廳。杜仰首望曰。君之廣廈奇且美。樓上想尙有味者。公爵笑曰。上層平常甚不足貽大雅。一晒。二客欲覓夜間所見之窗。奈無遺迹。甚悵悵。忽埃夫人自后。至呼哥而示以花種。衆人先行。埃問曰。君等何時來此。森林哥曰。一禮拜矣。埃低聲曰。我聞君有佳遇。曰。我何所遇。埃笑曰。卽君出獵時。誤射之雉也。哥曰。然。是我之過也。埃曰。幽梅姑娘。我未之見。君能告我其情形否。哥曰。我見彼亦僅一二次。其情不能詳。公爵能答君此問較我明晰。埃遙指公爵問哥曰。彼亦識之耶。曰。豈特識之一幽梅姑娘之知己也。哥秉性直爽。不知埃之寓意。埃又問曰。幽梅姑娘美乎。曰。美甚。羅馬之女神不能及其萬一也。埃曰。然則君愛之乎。曰。愛之甚。無益。奈可望而不可卽也。埃曰。嘻。若是其甚歟。然則公爵對之則如何。言至此。聲漸高。公爵聞焉。忽回顧問曰。君等議我何事。埃應曰。無他。林間游獵事耳。公爵再問曰。然則哥君何

所告爾曰。彼以誤射幽梅事告公爵。悻悻視埃曰。爾於不相干涉之事。不宜置問。哥排解曰。以我觀之。埃夫人以此相問。無傷也。公爵曰。哥君在此客也。我不願以誤會之罪責君。故願君毋干涉我家事。哥曰。公爵我告君……公爵急止之曰。請勿再多言。可至我後園中。一窺時芳草成茵。落紅散錦。夕陽無限。返照陂池。粼粼作金色。二客曰。晚晴雖好。已近黃昏。可以歸矣。遂別。

第八章 人影

二人就歸途。杜曰。我探公爵。竟不能有所得。所遇皆大惑不可解。觀其爲人。精銳聰明。然我料彼尙未必知我等之來意也。哥曰。我觀彼語埃范弟夫人之言。甚鹵莽。甚閃爍。彼必有昧心事者。今所最要最難解決之問題。卽一赤貧之少年。於絕短之時。間忽成豪富。杜曰。君言甚是。但彼氣惡。甚注意之。今夕我將復探彼奇異之窗。君能從我乎。哥曰。吾意亦若是。二人返至帳篷時。已昏暗。哥之侍者。備晚膳以待。二人食間。姑鬯語今古。以蒙侍者耳目。侍者曰。我今日見一上流社會人。亦在此間遊獵。哥

曰。得。非。哈。金。絲。也。耶。顧。問。侍。者。曰。非。一。年。老。精。神。矍。鑠。有。老。將。軍。氣。度。者。乎。侍。者。搖。首。曰。非。也。乃。一。少。年。耶。面。目。黧。黑。如。西。部。之。奧。人。二。人。猜。疑。曰。伊。何。人。來。此。何。爲。又。問。侍。者。曰。爾。何。以。知。其。必。爲。獵。者。曰。衣。獵。裳。戴。獵。冠。攜。獵。槍。二。人。沉。思。不。得。哥。笑。曰。我。等。日。在。此。間。又。非。有。專。利。權。者。安。能。禁。他。獵。者。之。不。集。於。此。耶。饜。畢。卽。離。幕。向。哈。麗。村。進。行。黑。雲。漫。天。北。風。甚。緊。晚。來。欲。雨。木。葉。脫。落。瑟瑟。飛。撲。衣。袖。間。既。至。哈。麗。村。祇。見。灰。白。之。高。壁。屹。立。數。仞。而。已。二。人。躡。足。落。葉。上。循。牆。而。走。細。細。審。視。哥。曰。前。夜。之。光。果。自。何。來。杜。曰。卽。謂。目。眩。豈。有。二。人。同。時。並。眩。者。不。移。時。杜。呼。哥。曰。君。視。之。!! 速。視。之。!! 哥。急。轉。身。觀。杜。之。視。線。所。在。曰。何。所。見。何。所。見。注。目。數。分。鐘。急。曰。我。實。無。所。見。也。杜。低。聲。曰。靜。待。之。忽。曰。彼。處。又。有。所。見。矣。哥。曰。無。他。一。鳥。捷。飛。而。過。杜。曰。無。錯。乎。曰。無。錯。杜。曰。鳥。約。現。幾。許。時。曰。僅。一。秒。鐘。耳。杜。甚。爲。得。意。似。已。獲。端。倪。者。告。哥。曰。鳥。之。一。閃。不。見。者。君。知。其。故。乎。我。意。牆。圍。之。內。我。輩。視。線。不。及。處。必。有。燈。光。上。射。鳥。飛。其。上。適。當。光。綫。鳥。身。爲。所。被。之。光。反。射。故。我。等。於。黑。暗。中。見。鳥。一。閃。卽。不。見。者。

透光之隙必甚狹。燈之離隙必甚遠。故射出之光線亦如豆。大哥曰：然則何不見有窗？杜曰：光在天空，室築地下，室尙可藏，而况窗乎？但窗於石壁中，如何構造？我亦無從知之。然室既有光，必有居之者，無疑矣。哥曰：若臨高察之，諸疑團皆可解決。惜此處無從入手。杜曰：既見此景象而不探其原因，樞密員必責我等之怠職，故不得不盡力探之。言畢，二人過溝沿牆細審，以冀有可以攀登之機會。少焉，哥忽止步，伸手向杜急搖，以示遇有不測者。低聲曰：有人！有人！聲在林間。二人側耳而聽，是時萬籟寂然，耳膜清徹，雖極微之聲，浪亦能刺激耳鼓。哥曰：有聲在溝邊，落葉觸人足，颯颯作微音。君聞之乎？杜急拭目而望，隱約見一人影。冉冉向樹林而行，至鐵橋旁，忽直立不動。人影又沿溝進行，意欲周繞其宅者。行漸遠，昏黑不能再見。杜悄近哥耳語曰：彼或公爵之羽黨，夜間巡察者，宜速離此林，勿爲所見。哥曰：彼未必知我等在此。杜曰：不然，我能見彼，彼未必不能見我，宜隱伏爲妙。二人遂潛入花木茂處，以匿其身。忽人影從昏黑中而現，僅離咫尺。所幸者，其在林外，而二人匿林內，故不爲所

見二人靜立視之。見人影跳躍以去。杜曰：「君知其人否？」哥曰：「不知。」杜曰：「我知之。」彼殆侍者所見之少年獵者耳。蓋我以形測之。

### 第九章 宴會

次晨哥謂杜曰：「我將至東塘請哈將軍行獵也。」杜微笑曰：「梅姑如何？」哥亦含笑答曰：「我欲慰其傷以伸歉意。」杜大笑領之。哥曰：「君同往乎？」杜曰：「我將待君於途。」哥曰：「是。不可。」二人遂同赴東塘。帳中有僕在途。次哥始曰：「昨夜之人影君能決其若何人物？」杜曰：「必公爵之羽黨僕僕林間奉公爵命也。」哥曰：「公爵悍且傲何所懼而用此人耶？」或亦與我等同一目的。」杜曰：「我亦疑然必謹慎察之。」已而抵東塘籬內野菊添花小草減綠短樹並列高與籬齊。哥趨前請哈金絲同獵。哈辭以足疾。飲二人以會時。客酒。杜與哈款接。哥乘間引幽梅至莊後之溪上散步。梅先曰：「君今已得友人作伴矣。」君友亦愛清靜而來乎？抑交情之厚而來乎？」哥曰：「野景足以娛人。然非交誼之厚。我友弗來也。妹乎？我所懸懸不忘者。妹之傷。今愈乎？」梅示以手曰：「愈矣。結痂脫落痕跡。」

全無矣。五指纖削玉色。瑩然膩滑。可愛。哥心旌懸懸不覺握之。而親以唇喃喃自語曰。愈耶。我每思傷妹一事。終覺抱愧於心。梅歎曰。噫。肉體上之傷。輕。精神上之傷。則大苦。哥憤起曰。誰傷我妹。誰傷我妹之精神。梅飾辭曰。誰欲傷我之精神。我之言。此不過表示我輕視肉體上之傷耳。哥曰。誰傷我妹。我將任保護之責。梅紅暈於頰。微聲曰。是不必無人欲傷我也。哥曰。我友及我。昨日同赴哈麗村。梅詫異曰。公爵請君耶。哥曰。彼堅請也。梅曰。我恐公爵將不……忽縮止不言。哥曰。妹以爲公爵之舉動。爲可怪耶。梅不答。轉身回顧。若恐有人潛伏其左右者。其畏懼公爵之心。實令人駭異。少頃曰。可畏哉。立特公爵也。我思之。我重思之。彼實可畏。君勿逆其意。不然禍且立至。哥勃然曰。彼何人。斯一賣國賊也。俄法聯盟之宣布。彼實主之。拉馬交涉之失敗。彼實致之。不十日。我將露布其罪狀於大陸。各報彼何人哉。無權無勇。非我敵也。彼若迫妹。我將護之。梅微頰曰。我所希望者。無人之迫我。亦不需人之護我也。哥曰。是亦我所樂聞者。然外人有言。謂公爵爲妹之意。中人梅聞言作色曰。否。否。我至死。

不置。彼於腦海也。哥聞言欣然。時二人沿麗森河至雪皓山左清溪一道。草綠裙腰。雜樹閒花。點綴秋山風景。隱約疎林。盡處長堤。細柳尙垂。其金縷。輾舞於麗森河邊。是日曉寒。風勁亭午。轉晴。兩人信足遠行。頓忘東塘之宴。會依依不去。備極幽情。梅樂甚。將手伸出。作親密狀。哥欲握之。梅忽縮去。哥不覺失望。遙覩一人彳亍而來。霎時而公爵已在二人前矣。冷笑謂幽梅曰。姑娘在此。何喜作摩挲之戲乎。

### 第十章 新友

二人歸自東塘。途次。杜曰。君賞識殊不謬。梅姑真可愛。哥急以言亂之曰。君爲私查員。此行亦有所得乎。杜曰。有之。哈。金絲必非善類。一公爵之爪牙也。既不遊歷。又不行獵。而居此人趾不到之鄉。其中必有祕密事者。哥曰。有說乎。曰。有之。然皆極微。人所不經意者。試以一事告君。方公爵見君與幽梅散步溪濱時。面作色。眼閃閃作殘殺氣。其頤頰間固爲強笑。哥曰。彼隨卽來窺我等耶。杜曰。彼聞君二人言。卽急來尾。哥回首呼曰。視!!!視!!!彼非昨夜林中人乎。時二人沿小徑進行。前爲小山。見一人

在山頂倚樹而立。手執鎗。鎗頭倒植於地。察其狀。似欲細窺東塘內情者。二人止立。細察片時。恐爲所見。避身林間。哥曰。彼之欲窺東塘者。將何爲耶。此問題亦頗難解。決杜曰。蓋往詢之。知彼係何人。卽不難知其所由。哥點首表同情。杜曰。我等猝然出。彼不意隱躡其後。使彼覺之。轉致懷疑。不如由山之正面而登。若爲無心遇之。較爲便捷也。哥曰。設彼見我而遁。若何。杜曰。我意未必然。卽不幸。如是我等可緊尾其後。二人遂依山折行而前。哥曰。急登。勿爲所見。逼近其身。彼雖欲遁。不及矣。杜曰。此計甚妙。遂登山。詎料此人窺探心切。不知二人之至。仍木立不動。相隔不數武。始轉其視線。見二人突如其來。大驚。急將獵槍擎起。二人止步。舉手致敬。杜曰。先生亦獵者乎。與我等同好也。今日祝先生多有所獲。二人以爲彼必答以不情之語。乃是人驚容漸舒。目視杜曰。是也。連日苦無所獲。然殊不介意。蓋林間美景。娛人不淺。真不負此行也。言畢。以手指東塘。問杜曰。先生卽居此林間乎。抑哈麗村乎。杜曰。否。否。我等所居。係布幕。近在咫尺。可光臨乎。其人鞠躬謝曰。甚願。遂肩鎗隨二人下山。其行甚



疾且富有精神。途間問曰：哈麗村固一世外桃源。君等知之否？杜答曰：曾游之。曰：游宅內乎？曰：然。其人急問曰：然則必識立特公爵者。曰：曾遇之。其人曰：如是耶？二人不答。時已抵幕下。稍息。各就食。食間方知其人為亞勇生。食畢。三人坐幕前草地。飲咖啡。宴如也。亞勇生以手指哈麗村問曰：是一奇宅。能示我一二乎？二人顧僕不在。遂將個中內容約略述之。亞側耳靜聽。聞石築之兵庫。尤形詫異。二人述既畢。亞呼曰：奇哉。斯室真有不可思議者。君等目覩之眼福。非淺想。必有更奇於此者。哥曰：容有之。見則未盡。亞嘆曰：噫。是真絕大工程也。君等徧游否？曰：未也。但據公爵言。謂可以娛目者。盡於此矣。尙有一處。未告君宅之左。禮拜堂一廣大莊嚴異觀也。言未已。亞卽大笑不止。聲透深林。山谷爲震。二人不解。亞大呼曰：一禮拜堂。一禮拜堂。殊爲可笑。二人曰：然則君亦識公爵耶？亞曰：祇一見之。白其衣。黑其馬。眼金絲之鏡。而手象牙之杖者。非公爵耶？哥曰：是果公爵也。亞又曰：今晨曾遇之於東塘。左二人曰：我等亦見之。亞問曰：我聞東塘之主人爲一老者。信然乎？杜曰：是也。彼卽赤字軍聯隊中。

之健將哈金絲也。今老矣。攜其女公子幽梅姑娘居此。哥聞言頗不悅。亞曰。彼居此何爲。曰。行獵也。亞曰。恐別有深意。寓乎其間。

第十一章 豕厄

一日幽梅挾書數卷沿麗森河而行。隨步所至。忘路之遠近。入羅文古園。擇草深處而坐。開卷之餘。古今咸在。讀非靈頓之史。則若置身於故宮禾黍。話劫後之滄桑。閱馬其拉之傳。則若親見當年土耳其人虐待白色種。慘狀怒髮衝冠。不覺惻然。涕下天下最動人者。惟文字。千載後讀之。尙能使頑石點頭。况多情者乎。時矮樹間隱約有聲。梅不以爲意。偶一仰首。見十碼之距離。叢草間兩目灼灼。視綫直射。噤然一聲。全身畢現。乃一龐大之野豬。梅急遁。豬咆哮而前。齒巉巉。可畏其毛簇立。凶殘之狀令人魄悸。梅復繞樹而逃。豬亦奔突相向而追。鼻長如罐。蹄健而堅。血舌涎垂。大耳扇奮。一觸其喙。荏弱之軀立成齏粉。梅窘極不禁大聲呼援。四顧蒼涼。無一應者。力竭聲嘶。昏然欲倒。忽聞有人聲。清朗可辨。似曰。速離彼!!!速離彼!!!我將射矣。梅奮

力一躍離豬稍遠聞鎗聲一震豬已飲彈倒地梅亦驚極而暈其人審野豬已斃乃以撥蘭地飲梅轉顧曰此射甚得其會我心喜梅起立以白巾掩口問曰君爲誰我感君甚答曰我亞勇生也賀君際會良佳我適是時行經此處祝君日後之所遇毋蹈於較此更艱難之境地梅亦不答亞突然問曰東塘之幽梅姑娘非君耶應曰然亞復問曰老將軍來此行獵耶梅點頭應之又曰彼常出獵乎梅更不解答曰否老年人不健步不能多從事於此亞君之來此亦爲行獵否亞曰是吾從維也納來此已三日矣梅急問曰維也納耶有重大問題可以告我乎亞曰有之卽一外交失敗之傷心史也俄法聯盟俄法聯盟之聲五年前已喧傳大陸各報我政府竭力中止之野心勃勃之俄帝斯古拉卒以不得遂其西略之雄圖今不幸死灰復燃聯盟之書已於上禮拜二宣布嗚呼此百字之片紙卽我奧大利外交界上無窮之禍水也姑娘非公爵立特之密友乎公爵乃一……梅急答曰相識則有之密友固未必語時甚露不安狀亞曰我再有一言問姑娘祈答我不復多作難問題以困姑娘羅勃

藩王姑娘識之乎梅奇其問答曰在維也納時曾識之亞曰姑娘知王已失蹤乎梅曰君言更贅亞急曰姑娘竟不願作答耶梅曰此問題之答案甚難我所知者僅由他人之報告耳亞又問曰然則姑娘離城之前知之乎曰又贅一問矣雖然此無待言此荒絕之地何從得此消息又曰我父望我甚切此時必已不耐敬謝先生吾將言旋

第十二章 遇哥

幽梅正欲別亞勇生忽林間有人履聲來者哥斯也哥瞥見二人呼曰亞君亦在此耶梅頓覺舒適惟亞則若頗煩厭者強笑曰今日遇君良佳手指野豬曰梅姑困於此獸幸得我救然亦險矣今厄運已去無需余助請告別遂舉帽向梅哥鞠躬急轉身去二人目送之少頃行漸轉折阻於林木遂不及見梅謂哥曰我甚悅君來哥曰彼果爲妹斃惡獸乎梅曰然彼誠救我但啊嚇我殊甚哥曰彼啊嚇妹耶我察彼之舉動太覺離奇梅曰君亦識彼耶哥遂將前日遇合事一二告之且曰杜布理與我

皆不能察其居心。彼究如何。呵嚇妹。梅曰。彼質問我之問題甚奇。哥曰。前日相遇。彼亦以奇異之問題相詰。致人之疑。我意妹若不居此間。則專橫之公爵奇異之獵人。與夫林間野豕。山上老猿。皆不能擾妹妹。何不出幽谷。遷喬木。別求樂土。耶梅曰。此地風景佳麗。山川明秀。橫逆之來不足改我初志。哥曰。妹既屢屢困於人獸。自後我將長隨。左右効保護之微勞。哥言至此。梅微笑曰。夕陽下矣。我將歸。哥曰。豈待數分鐘。亦不能耶。妹驚魂未定。宜略休息。遂擇一青石而坐。哥作悔狀曰。我恨不早半小時來。此梅曰。我亦願君早來。此向者幸有人援救。不然殆矣。哥曰。今日我若救妹。或可贖誤擊之罪於萬一。梅曰。是已往事。幸勿介意。哥曰。妹忘之耶。梅曰。是不能忘。是必不忘。以痛楚爲紹介。幸福無量。我何能忘。以一槍易一良友。其代價真廉哉。哥曰。非特良友之謂。梅詰曰。非特良友。謂何。哥曰。當勝良友十倍。梅伸其手。轉目盼樹間。見一鼯鼠從叢樹間出。至草地上。撐其如椒之小目。向梅細審。梅足稍動。卽驚竄而去。哥曰。梅妹。我二人尙不足爲良友乎。梅回目視之。哥以爲必有完美之答案。因見

梅愛情流。露雙渦。微暈。哥卽梅前。長蹠曰。妹究愛我否。梅低聲曰。我愛君。但莫能助。君忽起立曰。此情癡耳。此桑間濮上之情。迷哥失望曰。妹何出此言。梅曰。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猝然相遇於草野。情耶。真情耶。孰能辨之。哥不言。微嘆。恨不能出肺腑。以示梅見。其情之出於至真。無少假借。因低聲曰。我親愛之哥。斯我愛君。我愛君。我之愛君。非言語所能告知。我者。其惟麗森河之綠水乎。梅又曰。雖然。我之愛君。君之愛吾。原爲兒女之情。迷須秘密。哥曰。不令老將軍知耶。曰。慎之。哥聞言。因回憶杜布理疑哈將軍之語。然察其狀。亦不能有所得。遂曰。吾親愛之梅。妹前途珍重。諒能如願。梅點頭一笑。示感激意。哥曰。我二人之愛。不能令老將軍知之。吾所未解。梅囁曰。老年人之意。想君所知也。往往爲兒女……哥急問曰。與公爵有關係否。梅曰。我父之愛公爵。情甚篤。故公爵之愛我也。亦甚摯。然觀老父之意。以爲他年雀屏之選。非公爵莫屬焉。哥曰。噫。若是耶。公爵一俄黨耳。我不懼彼。誓必與之一角。梅曰。彼陰險甚。君非彼敵。宜慎保千金之軀。

第十三章 逼婚

公爵至東塘見幽梅外出悒悒不樂與哈金絲坐談聊舉可喜之事以解寂寞哈曰我居此悶損甚矣公爵曰此不幸而然者數禮拜後當可復返維也納茲蘭茵有信致梅姑娘託我一作青鳥使未知梅姑娘何往哈曰彼外出時曾面我第曰兒去矣所往何處未指定公爵可將信暫留僕處公爵曰我回第時或能遇之於途無煩老將軍也遂出途中竟不果遇幽梅蓋幽梅方與哥斯取徑羊腸以歸適相左耳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正悵惘間馬忽退卻數步不前公爵心知有異遂下馬徒行道左瞥觀樹下臥一黑物箭毛叢簇趣視之則槍斃之野豕周回審視惟有豐草長林寒風發發而已公爵固善獵不難知野豕之由來因循途覓其蹤跡忽草地中見有遺書一卷拾而讀之知爲馬其拉傳而書之署名却爲幽梅急納諸衣袋中復乘騎折往東塘現忽遽狀突然問哈曰梅姑娘返乎曰返已五分鐘矣公爵曰姑娘今日幾殆老將軍自後可禁其獨出哈若不信者曰公爵何所見而出此言公爵曰梅姑來君

能。自。知。哈。呼。梅。至。公。爵。卽。曰。姑。娘。幸。脫。大。禍。吾。當。賀。也。梅。聞。言。佯。作。不。解。曰。公。爵。何。所。指。公。爵。曰。脫。身。虎。口。安。得。不。賀。梅。笑。曰。君。知。之。耶。曰。然。我。知。之。我。之。來。此。正。爲。賀。姑。娘。也。哈。金。絲。似。責。梅。曰。兒。何。以。不。告。余。梅。曰。歸。時。見。父。外。出。兒。衣。破。裂。故。急。更。換。換。後。終。必。稟。告。公。爵。取。帽。及。鞭。置。桌。上。曰。願。聞。其。詳。梅。因。約。略。告。之。公。爵。頗。欲。知。救。之。者。何。人。及。聞。係。一。不。相。識。者。則。悵。然。失。望。梅。述。畢。哈。則。加。梅。以。責。勸。之。辭。公。爵。問。曰。姑。娘。旣。不。識。援。救。之。人。前。此。曾。相。遇。否。答。曰。未。曾。且。彼。雖。救。我。我。亦。不。願。再。見。之。公。爵。曰。何。也。曰。彼。形。狀。殊。可。憎。哈。曰。我。兒。誤。矣。向。者。汝。在。倉。猝。驚。懼。之。時。難。卽。斷。其。狀。態。梅。曰。我。實。不。願。再。見。之。彼。啊。嚇。我。遂。以。亞。勇。生。所。詰。之。問。題。告。公。爵。公。爵。深。疑。焉。哈。曰。恐。亦。與。羅。勃。王。有。關。係。者。公。爵。強。笑。曰。恐。未。必。然。哈。出。公。爵。作。愛。憐。狀。語。梅。曰。姑。娘。今。日。遇。豕。厄。深。愧。不。能。效。救。護。之。微。勞。自。後。當。授。我。以。保。護。之。全。權。梅。快。快。曰。我。自。能。善。避。之。公。爵。曰。避。獸。禍。易。避。人。禍。難。人。面。獸。心。之。人。其。危。險。眞。不。可。測。梅。曰。我。將。去。此。復。返。城。中。公。爵。曰。去。此。耶。是。恐。不。能。姑。娘。當。常。居。哈。麗。村。作。主。母。梅。起。



立。面。背。公。爵。而。行。公。爵。亦。起。立。呼。曰。莫。行。我。有。言。我。愛。姑。娘。甚。姑。娘。當。許。我。以。婚。約。  
梅。急。曰。我。不。願。聞。此。聲。將。傾。麗。森。河。之。水。以。洗。我。耳。公。爵。笑。曰。姑。娘。不。知。一。許。我。即。  
爲。烏。加。雅。森。林。中。之。女。王。言。畢。前。執。其。手。梅。不。允。曰。公。爵。此。係。君。之。厚。我。賜。以。尊。榮。  
但。我。實。不。敢。受。公。爵。呼。曰。果。不。能。許。我。耶。姑。娘。曾。念。及。所。拒。者。爲。何。物。梅。曰。一。大。尊。  
榮。也。曰。姑。娘。既。明。知。之。何。不。許。我。梅。曰。貴。與。富。足。以。愚。常。人。不。足。愚。智。者。我。安。淡。泊。  
不。喜。豪。華。也。公。爵。憤。然。曰。雖。無。意。獨。不。爲。老。將。軍。計。耶。梅。曰。自。由。花。!!!自。由。花。!!!我。  
至。寶。貴。之。國。花。!!!誰。得。摧。殘。之。公。爵。其。勿。妄。想。公。爵。厲。聲。曰。蠶。到。死。絲。猶。繞。玉。成。灰。  
色。不。移。雪。皓。山。之。石。可。爛。麗。森。河。之。水。可。竭。區。區。此。心。不。可。轉。也。急。執。梅。之。手。以。脣。  
接。之。笑。曰。一。禮。拜。后。我。將。接。姑。娘。之。吻。

#### 第十四章 旅館

公。爵。離。東。塘。徑。返。哈。麗。村。遇。蘭。茵。於。藏。書。樓。蘭。茵。曰。今。日。我。乘。馬。外。游。遇。哥。斯。於。林。  
中。公。爵。急。問。曰。何。處。蘭。曰。彼。適。歸。自。東。塘。於。寶。帶。鐵。橋。左。遇。之。公。爵。愕。然。曰。哥。斯。今。

日未至東塘汝戲言耳蘭笑曰然則君必曾往彼處公爵曰我之往彼處也爲幽梅姑娘遇豕厄故蘭微吁曰噫是何足道豕厄是何大事我居此間未二星期遽患咯血病深矣子未注意而獨急急於豕厄何哉公爵曰汝終日伏案潛心文學能勿病耶余則平生最惡文妖以爲自誤誤人古今英雄兒女被其迷惑而死者何可勝數孺子醒乎勿自苦也蘭曰子誤矣終身樂而不倦者孰有過於文學乎雖然我之病因子實種之夫始也好之終則舍之是鉞刀殺人使不痛癢而斃公爵聞言舉目四顧驚疑曰汝之語意較之哲學書更難索解雖然孺子識之余決不令愛河生波情天有缺也言畢憑欄閒眺意興甚豪蘭猝然問曰君每日必至東塘何歟曰與哈將軍有事面商耳蘭歎曰此係奇事……公爵急止之曰何奇何奇蘭曰若非奇事何以變君之性而棄我也言畢淚涔涔下公爵握蘭因手曰汝誤矣我誓不負汝惟近爲國際交涉所困遂與汝疏耳旋以手按於蘭之香肩狀甚親暱蘭惟長歎曰奪我愛者有人我安得不恨恨耶公爵曰必無此事勿多疑也我將外出矣遂下樓跨馬

去蘭至窗隙窺之見公爵漸行漸遠目力不能及回首歎曰我親愛之公爵汝又負我赴東塘矣

公爵肩槍向高山行騎甚速少頃卽離清曠之地入深密之林取徑羊腸以避人目羣鳥飛鳴上下野兔竄躍自得公爵於此亦無暇注意行約半小時山益形崎嶇樹葉黃落撲面風寒蓋已達山頂矣立馬山巔萬方一覽雪皓山小如笠麗森河細如帶寶帶大鐵橋上之紀念塔高僅如筆架而東塘一村落竟模糊不可辨但知其黑者爲屋頂青者爲庭草而已公爵無意流連卽策馬行經一處旁係石壁削立天際路極狹窄一失足卽成齋粉公爵履之泰然少焉遙見一村酒旆出屋際知爲旅館因入獨酌一老者至公爵見之寒暄曰老先生近日天氣好惟畧寒耳老者聞之舉目略視答曰山居無曆不知暑寒公爵曰此地有否新聞老者曰世界愈文明人心愈險詐此間盛傳藩王失蹤未知信否公爵曰我亦聞之忽見門間隱約有人影公爵情惶急一搯手誤觸其盃酒流滿几門闢一人入衣服狀態髣髴幽梅所述槍射

野豕之人公爵依然與老者談論那人坐於公爵之左舉盃獨酌目不轉瞬注視二人公爵授以雪茄問老者曰今日未識下雨否老者失笑曰我知之俟一禮拜后我將報告君知公爵自覺失言起曰我約於傍晚時抵家今行矣請暫別公爵舉槍欲出那人曰先生行獵乎鞠躬答曰然那人曰何不帶獵袋答曰我爲遊戲而獵非欲嘗鮮也時斜陽將下紅光未斂日體大增數倍幾如車輪俄頃晚烟四合幾不能辨路之方向忽見石壁上一偉大之人影搖晃不定狀甚可懼公爵始而驚中而疑終乃大笑曰是我是我聲震空谷林木皆應公爵駐立影亦不動公爵如有所感對之曰我耶影耶影卽我我卽影耶影能如我心當移此虛渺之形嘗隨於彼姝之側勿稍離嘗伺於情敵之旁勿稍懈我幸甚我有助矣言畢揚揚自得策馬下山行半里許回首視之惟見萬點鴉歸林木陰墨而已

第十五章 石隙

深林之中有一隙地四周亂石環繞中有游椅可以棲息哥梅二人坐焉梅以此處

樹林幽深。人跡罕至。故預約哥斯於此。所以避公爵也。哥笑曰。妹覓此處專爲我。二人乎。抑別有所爲乎。覓得此時在我。二人相識之前乎。抑后乎。願明以告我。梅微笑。不語。哥雙目灼灼。注視梅。若求其速答者。梅沉吟曰。是不可不問。但我不引君來。君終不能覓此君常經此地。而腦海中惟有火鷄及野兔。安知此中有世外桃源在耶。哥聞言不能釋然。問曰。公爵亦嘗來此乎。梅不悅曰。公爵二字。我憎聞之。哥疑曰。妹憎之。而常親之。何哉。梅曰。彼與我父好。故常至我室。然亦無法去之。哥曰。雖然。妹不聞海風奏曲。島鳥作歌。瑤草琪花。亦皆臨風含笑。如表愛於我。二人一紙婚約。可卽宣告於哈將軍。及立特公爵之前乎。梅曰。再待一星期如何。曰。今不能耶。梅愀然曰。一星期爲時不久也。哥曰。我知必有畏懼。梅曰。否。否。我不懼也。君祇守祕密而已。哥曰。我之私衷之愛情。如日月經天。衆人共覩。梅答曰。是必不可。公爵居心險譎。不可不防。哥則甚自負。以爲區區賣國賊。不久卽血濺斷頭臺。何畏之有。取出雪茄。徐徐吸。林壑幽寂。清風徐來。對如花如玉之麗人。各談衷曲。其樂無極。梅一回首。驚呼曰。

彼處!!!彼處!!!是何物!!!可怖!!!可怖!!!面忽變聲漸低戰慄殊甚哥急視凹凸之石壁上曰我親愛之梅姑我實無所見梅閉目不敢再視答曰一閃即不見我確見炯炯兩目於石隙向我等諦視哥曰我將逼視之為妹釋疑言畢疾馳而去石壁削立幸有懸藤攀之而上哥立石間四周觀望慰梅曰想妹誤視耳梅愁容仍不解呼曰哥君速來吾方寸亂矣哥略停片時細考四周地趾遂下謂梅曰妹被豕厄心虛膽怯故目現幻狀梅曰我確見一可怕之眼光直射哥以臂繞梅背若護之者然曰我在此妹何懼為梅驚魂稍定曰此非他人目也哥曰得非公爵伺我輩之旁耶我等且返原處就坐注意石隙之眼梅曰時已晚我欲歸不然老父將嗔我之流連忘返也哥察其意笑曰且觀風景緩緩而歸二人遂出石園哥四周注意觀察不能有所得橫經一路梅忽呼曰噫……急扯哥臂不令前哥即問故見梅花容慘沮櫻唇轉白秋波乏光低聲曰彼人來矣速避之二人退至矮樹深處而公爵可怕之眼線直射二人正如石隙中之雙眼。

第十六章 爭道

公。爵。至。二。人。前。滿。面。得。意。之。色。呼。曰。姑。娘。於。深。林。中。無。須。畏。懼。君。已。有。人。保。護。矣。哥。君。我。等。幸。得。遇。見。甚。善。其。措。辭。極。謙。和。若。絕。無。妬。意。者。日。且。暮。矣。姑。娘。欲。返。東。塘。許。我。同。行。否。梅。謝。曰。致。君。僕。僕。長。途。心。實。不。安。公。爵。搖。手。曰。我。擇。一。適。宜。之。路。使。姑。娘。便。利。三。人。遂。同。行。哥。甚。快。快。公。爵。則。高。談。闊。論。旁。若。無。人。至。一。處。哥。卽。止。步。指。林。間。一。小。徑。曰。往。東。塘。此。爲。最。近。請。公。爵。自。此。別。公。爵。不。悅。曰。我。所。擇。之。路。甚。近。君。不。必。奪。我。同。行。之。特。權。哥。堅。執。曰。若。走。此。徑。可。減。少。全。程。四。分。之。一。公。爵。冷。笑。曰。君。堅。持。耶。狀。甚。憤。怒。厲。聲。呼。曰。實。告。哥。君。今。日。惟。余。馬。首。是。從。君。不。能。爲。政。矣。哥。晒。曰。是。恐。不。能。時。二。人。不。稍。退。讓。幾。致。用。武。梅。恐。哥。非。公。爵。敵。遂。揚。聲。曰。我。等。行。大。路。我。實。不。憊。言。畢。雙。目。向。哥。若。哀。懇。之。使。毋。爭。者。哥。不。忍。拂。其。意。遂。行。公。爵。意。甚。得。既。至。東。塘。梅。卽。別。兩。人。入。哥。默。然。先。行。霎。時。馬。蹄。得。得。自。后。至。知。公。爵。未。返。迨。哈。居。稍。慰。公。爵。忽。勒。韁。厲。聲。向。哥。曰。哥。君。自。後。須。離。我。之。禁。地。君。會。意。否。哥。曰。何。處。爲。禁。地。我。何。故。

必離此公爵曰我親愛梅姑所居之東塘也哥怒曰君有何權利如此要挾公爵冷  
 笑曰烏加雅森林皆余範圍地無論如何余不願汝再往東塘一步哥曰我亦不願  
 汝與梅姑再見一次公爵聞言齒齧有聲目眦欲裂惡狀畢現大呼曰汝狂耶汝不  
 知公爵之爲何人耶哥大笑不已曰公爵眞可貴!!!今我問汝汝除賣國之外更有  
 何能耶公爵聞賣國二字面忽變勃然大怒哥續言曰人生各具自由魂梅姑亦一  
 華麗之自由花卽有自由婚之特權是上帝賦之自由神授之爾何人斯何權何勇  
 乃強迫如是公爵大呼曰汝敢如是汝竟不畏皇皇憲法赫赫皇族耶其聲之憤激  
 如鼻鳴如虎嘯全失其常度哥曰我所畏者濟時之豪傑不畏賣國之奸雄公爵曰  
 汝眞健者汝曾聞遍奧大利之貴族大臣無敢與我敵而汝以一匹夫竟敢犯我余  
 不屑與汝爭我去矣勿後悔可也疾馳而去哥歸帳下以此告杜布理杜驚曰是欲  
 敗乃公事也公爵豈易與者彼必圖報復我輩宜速破其秘密使之明正國法則在  
 君有美人之榮在我有封侯之賞而外交之失敗亦可稍爲挽回一舉三得時哉時



哉。不可失也。今夕我輩進軍。哈麗村弗可緩矣。

第十七章 假面

入夜。二人由小徑至哈麗村。晚風凜冽。月黑無光。衰草寒蛩。唧唧自語。至公爵宅。已倦憊萬分。忽杜作驚喜之聲。曰。今露矣。今露矣。雙手向前直指。哥不能有所見。杜行至哥側。細細指示之。遂見林間之光。杜低聲曰。此必自秘密窗中射出者。言畢。恐復閃爍不見。疾趨追視之。見石壁上開有一窗。火光射出。杜謂哥曰。君速登樹觀之。哥卽登隱身樹間。杜在樹下注視。哥少頃。沙沙有聲。哥自樹下杜急問如何。哥甚覺失望。搖手答曰。一無所見。我之視綫本能射入窗內。惟窗前有一簾足阻我視綫之進行。中確有人居。我曾見一人影沿壁行。杜曰。無法窺見其人。耶哥曰。在樹間實不能見。杜曰。有窗而必蔽以簾。可疑愈甚。哥曰。此等布置非意料所及。眞秘密哉。杜驟然曰。我等必往察之。我已覓得手處。二人匍匐過溝。凜然若有人巡察。惟恐被其見者。迂折數武。見花枝微動。木葉輕墜。均疑慮不前。細審之。然後再進。至一處。杜輕嗽。

一。聲。以。示。暗。號。此。處。之。牆。甚。低。藤。蔓。滿。其。上。如。年。久。失。修。宅。內。此。部。似。無。人。居。住。者。  
 杜。以。長。皮。帶。一。條。授。哥。纏。帶。於。身。懸。藤。而。上。哥。既。至。頂。垂。下。皮。帶。杜。遂。緣。帶。而。登。二。  
 人。沿。牆。進。行。牆。爲。雉。堞。狀。較。屋。頂。稍。高。二。人。謹。慎。不。稍。怠。忽。被。牆。之。突。起。者。所。阻。睹。  
 其。巍。峨。之。勢。決。不。可。再。進。哥。起。立。察。之。曰。如。執。意。行。此。甚。非。易。事。不。若。另。覓。他。處。如。  
 不。可。得。再。踰。此。處。未。遲。我。等。試。緣。至。屋。頂。察。之。言。畢。以。一。手。攀。牆。上。將。身。落。下。杜。先。  
 取。皮。帶。擲。之。如。哥。之。法。哥。承。之。以。臂。幸。哥。爲。強。有。力。者。否。則。難。勝。任。也。二。人。遂。沿。雉。  
 堞。下。之。屋。頂。而。行。至。此。始。悟。前。日。之。愚。何。不。先。試。此。處。蓋。此。處。進。行。既。易。牆。外。人。亦。  
 不。能。見。哥。進。行。數。碼。回。頭。曰。杜。君。試。觀。之。彼。處。有。光。二。人。遂。尾。光。之。所。由。來。至。屋。頂。  
 上。有。鐵。格。約。六。尺。體。積。用。極。粗。之。鐵。條。橫。直。構。成。下。有。厚。玻。璃。略。現。微。光。俯。視。則。不。  
 能。有。所。見。玻。璃。有。漆。杜。蛇。行。鐵。條。之。上。哥。注。意。視。之。忽。見。杜。於。一。處。止。而。不。前。以。手。  
 招。哥。哥。亦。沿。鐵。條。而。進。杜。止。其。作。聲。未。幾。二。人。已。在。一。處。蓋。中。間。一。方。玻。璃。之。角。漆。  
 已。落。去。由。此。視。下。內。部。情。形。可。畢。見。杜。起。令。哥。伏。而。視。之。見。一。室。容。積。甚。廣。裝。飾。華。

麗牆壁掩以厚幔。地板以土耳。其毯飾之一處之幔掛起。現一臥室。中有小床。一另有一處無幔。乃祕密窗之所在。用簾遮之。上下均以鐵絲繫。繫室內有一桌上置一燈及書十數冊。一人坐而閱之。其首伏案。不能見其面。衣爲灰色。似甚華麗。帽爲巴黎時行之新制。兀坐不動。若有深思者。忽左肘橫桌上。以頭枕之。右手翻動書頁。二人視之良久。覺不獨布置之奇異。卽其人亦深不可解者。其人忽掩書。雙手上舉。仰面作欠伸狀。杜正俯視不覺大驚。向后哥亟俯視之。則一不可思議之真相露。其大如盆。雙目竊入鼻無脊。梁血口寬三四寸。狀甚可畏。蓋戴一假面具也。懶坐椅上。歷數分鐘。面向室隅牆幔。忽動一人入。容甚莊嚴。攜手鎗橫過其室。向衣袋中摸索。取出一鎗。至窗間轉其鎖處。窗遂閉。於是前日之所大惑不解之疑團。今皆破除。蓋窗之旁有一鐵板。掩其外牆上窗框。盡爲蔽隔。板固鐵也。飾之如壁天衣。無縫。雖有智者不察也。其人復走至桌邊。與假面人低語聲細。不辨其人。出假面人熄燈入臥室。室黑暗如地獄。哥微牽杜手。杜會意。遂同歸。幕下杜自喜。此役竟獲全勝。舉杯痛飲。

不遠矣。 玫瑰劫

四十八

第十八章 疑亞

讀吾書者尚憶及旅館中與公爵密談之老人乎一日老人有書致哈麗村公爵閱之深不悅蓋書旨若戒公爵善自爲計勿見毒於彼黨公爵反覆之下得一計冀卽利用此信以遂私願因乘馬赴東塘繞道哥斯布慕前見二人時作強笑二人疑昨夜之事或已漏洩而公爵則若無緊要之事者徐徐談及田獵且曰君等曾見一性甚古怪常來往此間之少年獵人乎杜愼重曰然此間確有其人公爵曰我聞其人未見其形豈卽一容貌甚黑似西部土人者耶杜曰然公爵曰君等識之乎曰略識公爵聞言似頗注意曰彼人僕僕林間其宗旨何在杜曰游獵耳公爵沉思曰彼人實奇甚君等對此奇異之人有何感觸乎杜失笑曰彼善以奇問題質人公爵現驚懼狀急問曰彼喜詰問眞行跡可疑亦曾問及我否杜答曰會屢屢及君也公爵曰我東塘之友人彼亦問及乎曰亦曾問及之公爵曰彼告君等以名否曰彼名亞勇

生眞僞未可知也。公爵默語曰：亞勇生亞勇生，我若遇之不難明其來意，遂別至東塘途遇梅姑，向之強笑，蓋疑其特出而避彼者。曰：我今晨來有一新聞告君，因自袋中取出一函授梅，梅讀之曰：

慎防慎防，彼仇之子日伺君旁，君止則止，君行則行，慎防慎防，莫爲中傷。

梅讀畢曰：詞意奧晦，筆墨非佳，我不明也。公爵笑曰：眞難明，眞難明，發信者爲我之密友，故作奧晦語以亂人耳目。梅曰：彼仇之子係何人？公爵曰：君本識是人者，梅恍然悟曰：救我豕厄之人乎？公爵點頭曰：然，彼人亦注意君，幸彼尙未知君與藩王之關係否則……梅急問曰：否則如何？公爵曰：戕君耳，梅驚怒交集，呼曰：戕一女子耶？曰：君乃識彼者，君之知彼較我詳細，總之其人居心叵測，慎防之。梅曰：我欲早離此間，以受法律之保護。公爵笑曰：法律保護恐不及嫌疑之人，且繁華首善之區，眞萬惡集光之點，君不聞倫敦禮拜六公堂之罪案，至少三千餘起，卽號稱極樂國之瑞士，哈同避暑園中暗殺之案，必五六見，而巴黎之劇盜能割人首於半秒鐘間，噫險

矣。險矣。姑娘若返維也。納適爲擒耳。此間樂莫思彼。烏加雅一帶地皆我之外府。姑娘居此。莫能毒也。二人沿麗森河而進。寶帶鐵橋當其前。橋爲各國合資建築。歷十二年之久。始克成功。紀念塔卽立其右。塔高八百三十七尺。遠近百里內之居民。皆隱約能望見之。顧其心理則不同。塔西之民見之則欣然有喜色。脫帽致禮曰。是上帝之紀功牌也。塔東之民見之則疾首相告曰。是吾東方教人血花所凝成者。必報之。蓋是塔適建於奧大利之極西邊地。其西方諸國皆屬耶教。民而東方諸邦則竭力反對彼教者。以至勢如水火。狡僞之斯拉夫族卽利用此塔以嫉使東方諸小邦與奧失和。已則可作壁上觀。坐收漁人之利。自藩王失蹤后。東方諸邦躍躍欲動。是日有人立於紀念塔之第二層遙望東塘。若有深思者。方二人散步於麗森河邊。梅忽呼曰。有人在塔上!!!公爵注視之曰。是卽一凶暴之獵者。姑娘觀之。彼之眼綫適射東塘之草地也。梅曰。彼欲偵探我家奚爲。藩王之案與我家無關係也。公爵曰。未識彼已知玫瑰花之事否。梅曰。卽彼知之。何懼。公爵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人言實

可畏也。今欲免罪，惟有一法。曰：何法？曰：嫁我。則此等危險事，自能離。君梅曰：我已明告君人之愛情，出於至真。豈強迫所能致？且我豈無人相助者？公爵曰：君意中必謂彼年少不更事之哥斯，必能任保護之責。噫！誤矣。彼暴橫之亞勇，生猛如虎，狼狽如狼。除我外，竟無人能殺之。梅驚曰：君將殺人耶？公爵曰：我欲保護君，不得不出此策也。梅曰：彼救我，彼救我於死，君殺之。是間接殺我也。必不可。公爵曰：然則我不殺亞勇。生君必嫁我。梅曰：不自由，毋寧死。公爵勃然曰：君望脫離此危后，嫁我之敵人，實告君。彼實非吾敵也。梅未及答，忽蹄聲隆隆自后，至急視之，則哥斯杜布理跨馬而來。亞勇生則負槍隨其后。

### 第十九章 隱謀

是日下午，亞勇生遊行樹間，忽聞槍聲。自後發彈丸，所至直集亞勇身，至觸其袖。亞勇大呼執槍對彈道，聞有聲出於林密處。曰：中!!! 中!!! 中!!! 急追!!! 急追!!! 少頃一人現，非他公爵立特也。公爵見亞勇伸手作謝罪狀，急趨前曰：幾誤中先生，我太疎忽，乞恕之。

亞怒目視之曰。開槍於見獸之前。此何意。公爵指樹言曰。此處目光所不及。見我意。  
 野豕巢穴所在。故不待其出。先聲以驚之。亞曰。聖經謂莫行樹林。莫行樹林。此間上。  
 帝不能保護汝之魂靈。此語信然。公爵曰。先生幸勿介意。今可與我同獵。亞允。二人。  
 並肩前行。公爵問曰。先生來自何處。曰。自勒史盤省來也。公爵驚異強笑曰。先生興。  
 不淺。不遠千里而來。我祝先生多有獲也。噫。近日國家多難。英明之藩王猶復飄然。  
 遠引省中之輿論。如何。將謂王已死耶。亞答曰。輿論雖或然。我終不信。公爵奇之曰。  
 噫。先生意我王尙在人間耶。亞應曰。然我意我王不見有極重大之國際交涉。存言。  
 時北點其首。公爵笑曰。恐未必然。國人之意皆謂王與一女子有曖昧事也。亞厲聲。  
 問曰。君知女子之所在否。答曰。不知。亞曰。此間有一女子。吾觀之必爲人作餌者。公。  
 爵曰。妄爲揣測。亦似有得。但必得證據。方足自信。亞曰。誠然。忽覺槍影搖動。亞急回。  
 顧見公爵之槍口離其首祇幾寸。遂停足四望。面雖不露懼狀。而目固常注公爵。二。  
 人前行。抵一荒野多石之地。公爵以手指意。使亞勇生注意於山頂之風景。因而。



襲擊之。亞知其計。先退後數步。使公爵居其前。然後對景笑曰。眞佳景也。亞常執槍自衛。以備公爵之暗殺。至山路狹處。二人不能並進。公爵止步。讓亞先行。亞曰。公爵請先。我隨後。公爵知強之亦無益。因前行。既至山上平地。公爵曰。此間山羊甚多。我先往與之挑戰。君伏處以遙應。公爵遂進。亞持槍而立。喃喃曰。彼若回頭。我將射之。願上帝助我。但公爵進行甚速。不復回頭。亞遂考察四周。見二旁皆係狹路。前則巖石。后則高三十尺之石壁。亞大驚曰。噫。是絕地也。彼賊若據石壁以殺我。則我死必矣。不如尾之。遂向巖石進行。至公爵之轉角處。四望竟一無所見。路轉後。亞益愼密。步步留心。極目前望。而公爵之踪跡竟不可見。亞肩鎗向前。行眼光四射。不稍寬縱。恰如軍隊中之祕密偵探。奉令出發於敵人之軍情。自當三注意者。忽亞止步大呼。稱奇。見石壁中有一深隙。其空處偏在一邊。雖經其前。亦未易見。必至其隙之正面。方能察出。隙中有一崎嶇之路。公爵由此而進也。無疑。亞猶豫片時。蓋疑是路。或被奸賊立特預料已之。必隨故特設之。以爲陷阱。亞再四審察。一意冒險。開足鎗上之。

機以備急。需躍入該路。速行及出石壁。卽瞥見公爵。匍匐前行於石上。亞遙尾之。愈隨愈近。顧公爵則專心爲惡。不暇回頭。亞常藉石以自蔽。公爵直至亞向所原立之處。止步執鎗。欲向下施放。不見亞。勇生注目四視。若甚煩惱。亞見之憤甚。欲鎗擊之。復強制始已。公爵似不願其計之敗。於將成者復俯首向下細察。是時二人相去僅數碼。公爵嘆息數聲。一回頭見亞執鎗立其面前。大驚未及轉其鎗首。亞厲聲曰。速釋爾之鎗。不然立斃汝。公爵面作白色。答曰。我好友亞君。君意何在。豈發狂耶。亞容不稍舒。呼曰。汝於一分鐘內。再不余命。是從者。我之鋼彈必無情。公爵自知奸謀已敗而已。遠非亞敵。不得已聳肩返身。將鎗向石下擲去。曰。君今滿意否。亞曰。未也。我今日幸甚。否則將處若何地。位繼曰。立特休矣。汝實賣國奴而兼作刺客者。言時以鎗擬公爵之腹。立特伏地乞憐。亞遂止曰。今日同獵爲極有興味之事。如此中止。大可惜。汝真無恥不獵獸而獵人。咄咄賣國奴。今日我已飽嘗汝味矣。我將歸汝千萬自重。言畢不別而去。

第二十章 迷途

幽梅自寶帶鐵橋歸卒卒寡歡雖室中豈蕙湯温芙蓉帳暖瓶花如語綽約迎人在  
哈金絲觀之以爲足得梅心不負佳兒之賞樂顧梅之心理則大不然開窗遠眺山  
色莽蒼側聽鳥啼嘒嘒聲亂笙簧則忽起一劇烈之感觸不禁忿然自語曰危哉是  
何地非東塘耶是又非彼暴徒亞勇生灼灼雙目日夜所窺伺之目的地耶以至尊  
聖蹟華麗若此乃暴徒竟出入其間將施其暗殺手段則東塘尙可一日居耶

未免有情孰能遣此茫茫世界曰大洲者六曰人種者五問何地何人能知吾心苦  
者卽最親愛之老父亦黨於公爵以我爲奇貨此地又國家法律之所不及則除害  
馬者何人保護我者又何人梅思之梅重思之不覺痛極而號淚隨聲下繼又喃喃  
曰嘻我幾忘之彼幕中之哥斯非我之一極好保險機耶於是幽梅夜行訪哥之計  
遂決夫中宵多露本非弱女所宜而情有所鍾不作迷途之慮哈金絲本於烏加雅  
鄉土地理如掌上螺紋大可求爲指導梅恐或生阻力故決計不令父知晚餐畢託

言頭疾歸臥室。實則於此。一小時。預備種種。進行之方法。淡妝素服。衣舊式之衣。戴獵者之冠。由臥室之旁門而出。是晚。天氣陰慘。黑雲如磐。若慮明月之窺人。而重籠罩幽梅。進行甚遲。寒風襲衣。心旌懸懸。一念及豕厄之險。齒相擊。作聲若一草一木。皆足困彼者。行經大樹之旁。狂風怒號。枝幹間。戛戛有聲。木葉如雨。下不能辨路之方向。幽梅信步而行。惟默祝上帝之保佑。行行復行。行終不見布幕。而羊腸小路。分歧於前。令人無所適從。因思林中。大路與麗。繇河成。並行線。遂沿河邊。前進。摸索半小時。得履大路。步行稍易。然風益急。冠爲吹去。而楊枝無力。弱不勝風。亦摧折而倒。擲地有聲。野狐狂呼。其音甚哀。梅驚駭之極。幾致失聲。忽見樹林密間。隱約有火光。一二光甚小。歷數秒時。卽滅。旋滅旋見。似有燃雪茄者。梅乃尾光而進。爲一溪所阻。不能前進。隱約對岸有人影。潛聽之。有數人笑語聲。似哥斯亦與焉。急覓溪水淺處。而渡。少頃。竟達彼岸。林復深密。但地益崎嶇。故進行絕不易。忽火光復見。則一不可思議之問題。見蓋於火光之中。見一高垣。矗其前。若古代之城牆。堅固無比。幽

梅至。是呼曰。我真入夢耶。是哈麗村也。余何爲至此。隱約一人影。冉冉來。因伏身避之。是人行經其處。梅視之。未得其髣髴。不知卽獵者亞勇生是也。

## 第二十一章 避雨

梅思此。或燃火之夫也。何爲乎來哉。設爲所見。致疑必矣。因疑見殺。亦未可知。因戰戰栗栗。俯伏地上。忽電光一閃。眼目爲眩。霎時卽有極響之雷聲。隨之似報告大雨將下。梅驚懼之芳魂。幾離其如花如玉之軀殼。乘飛行機而行。少頃大雨傾盆。下電流酣戰。大氣中聲隆隆。恰如十國同盟軍進攻清國北京所用之子母礮。梅急急避於簷下一門間。倚門立。心略安。雨止。作歸計。見一橋。橋外卽林間之大道。冒險行橋上。甫半。電光一閃。見森林間杜哥二人在焉。梅如航海者之遇孤島渡沙者之逢草地。驚喜之狀。記者惜無生花筆以告同好諸君子。是時梅急欲趨前呼二人。旣而悔之。以無以自白。夜行失道之舉。動故仍返門下。忽覺有人牢執其右臂。呼曰。上帝佑我。今夕得甘心矣。梅急回頭視之。一女子背門立。雙目炯然。怒火直射。狀貌甚惡。

梅曰。我乃避雨來者。女子冷笑曰。甚善。請入室避之。較立門外多矣。言時力挽梅臂。欲脫不得。姑從之入。過門欄。纔跬步。女子急閉門。牽梅臂同行。梅目不能覩。以腦中所誌方向而別之。至一處。女子忽停步。釋手曰。居此。我以火來。少頃燃燭於燭台上。光明一放。全室可覩。女子先問曰。幽梅。汝識我否。曰。識之。蘭茵。姑娘非卽姊姊耶。蘭冷笑曰。然我固汝之情敵也。公爵初好於我。今爲汝奪。我以此病鮮血。破大動脈。而出。少年患此不久。卽近黃泉。死不足惜。然不甘心也。梅曰。姊姊誤矣。公爵非我所好。蘭曰。然則來此何爲。曰。失途避雨耳。蘭憤然曰。以一弱女子。夜間僕僕長途。已失所分。且哈麗村。豈汝最近避雨所耶。噫。將誰欺。欺天乎。梅徐曰。我將返。曰。可。我示汝以路。取燭。開門前導。梅隨之行。經鋪有地毯之路數處。繼見石梯拾級而下。捩機一開。已達其底。梅見室甚廣。中所陳列者。尤令人毛栗。止步欄間。不進。蘭笑曰。噫。汝何懼此兵庫耳。有一路通宅外。我將示汝。言畢。取所帶之燭。插於台上。將門掩閉。梅不解其用意。靜觀其變。蘭繞梅之後。出其不意。力擊梅面。梅回手執其臂。蘭竭力爭脫。呆

立久之。蘭預備再擊。梅問曰：姊如此意，究何屬。蘭憤然曰：我甚恨汝，欲得汝甘心也。今夕之來，必無幸。梅曰：我與姊素無嫌怨，今夕欲甘心，我亦屬無意識之舉。動蘭作色曰：汝實無意識，汝爲死藩王之正犯，而余之情敵，今夕必決鬥。言畢，取二劍於架上，呼曰：我取其一，汝亦取其一，以訴之武力。

## 第二十二章 決鬥

言畢，以一劍擲幽梅足下。梅不拾取，呼曰：是何者？我親愛之姊，恕我，請示我，以歸途。蘭怒目視之曰：爾欲歸，須得我之允。可。我將死，汝不願汝生還也。梅靜立，色愈和。蘭愈怒曰：實告汝，今日必與我決一雌雄。彼男子往往藉此以發洩不平之氣，豈女子獨不能耶？我技甚拙，不能自衛，卽爲汝所敗而傷而死，無悔。我願肉體上之死，不願精神上之死。梅曰：姊姊誤矣。我不汝恨，雖欲與姊決一死鬥，心實不安。蘭笑曰：不與我鬥，汝之弱也。梅曰：今日之事，全由誤會發生。我憐姊，我愛姊，我實能諒姊。蘭曰：我不願汝憐我，愛我，諒我，鬥!!! 速鬥!!! 假惺惺使人不耐。梅曰：姊姊有他種要求，我無

不立允。若野蠻之決鬥。我實不忍爲蘭曰。我何要求哉。二男子悅。一女子則鬥。二女子悅。一男子亦鬥。今日之事。鬥亦鬥。不鬥亦鬥。梅曰。我則不然。我實不悅公爵。蘭曰。爾既恨彼。何以悅爾。而不我愛。梅曰。因公爵之不愛姊。而遷怒於我。冤矣。蘭切齒作聲曰。爾懦實狡。無怪我之不情。梅不與再辨。轉身欲走。聞背後急步聲。有物着肩。甚痛。急回首視之。蘭舉劍欲作第二次之襲擊。梅突然欲奪其劍。蘭急退一步。將劍鋒直指。作欲刺不即發之狀。曰。今日我必殺汝。汝其速取劍自衛。梅曰。我非懦者。我曾學於希古馬大師之門下。姊實非我敵。我不忍此無情之劍傷我姊。姊故不決鬥。姊姊知之。我不慣匹夫之勇。我乃大勇者。蘭曰。汝雖神技。我不畏汝。梅曰。姊姊已傷我之肩。可以息怒矣。蘭曰。我爲挑戰計。故先發難。汝終固執。無已。我將宣布汝之罪狀於廣衆。謂汝夜間私犇以求其牡。幽梅知之。我之進擊。令已發不速。執劍自衛。我即刺爾心。梅知蘭茵不可以理喻。遂俯身拾劍。蘭若滿意狀曰。如此可稱大勇。言畢。置劍於桌。脫去外衣。曰。汝亦須短裝。方能決勝負。此非兒戲。梅亦去外衣。少頃。二人



遂門。劍鋒來往相格。有聲。蘭茵竭力向梅刺擊。梅祇以自衛。絕不還擊。惟避其凶鋒而已。蘭察知梅意。向前逼之。梅退至牆角。蘭仍猛進。梅不得已。進與之鬥。至室之左邊。梅之腰帶忽斷。蘭乘勢推之。刺其頸間。梅負痛而起。血流不止。大怒。奪蘭之劍。劍鋒直刺蘭臂。蘭大呼而倒。梅急扶之。劍自傷處脫出。擲地。錚然有聲。因臥。諸小楊爲止其傷口之血。蘭默不作聲。悵然面壁。問曰。爾亦傷乎。梅示以胸間之血。而答曰。是無害。姊姊則大傷。必延醫視之。蘭強起。揮幽梅出曰。吾無恙。汝速離此。兵庫外有一門。可由此歸。梅曰。姊姊傷重。我不忍離。此蘭曰。然則我必去。讓爾獨居。此終不令汝見立特也。梅悄然曰。公爵我固不願見。今夕傷姊實出於萬不得已。請諒之。我去矣。望姊珍重。遂取燭一。由門而出。路旁皆石壁。冷氣逼人。咄咄可畏。路益下。氣益冷。風動。燭滅。梅自分必葬身石室。迨進行數武。達鉄門。闢之。而出。身已在。大路旁矣。大雨初歇。衣履盡溼。浮雲流動。時現模糊之星光。空氣清新。方快。心目然思適來之苦惱。與其冤憤。無可告語。遂含淚覓路而歸。

第二十三章 釋疑

是夜哥斯與幽梅在林中相離本甚近而哥未之覺專意向哈麗村進行以揭破假面人之真相及抵牆外細察之窗不可見攀樹至屋頂之玻璃處而俯視昏黑如漆一無所見欲待火光之發現亦終不可得悵然返將下牆時忽與一人相觸哥急以手抵禦二人遂於暗中決鬥相持良久哥失足而跌杜布理聞之急向前相助哥謂杜曰注意恐再有敵至是人忽呼曰若非哥斯大尉耶二人皆驚曰嘻亞勇生先生曷以在此亞喘息數杪鐘問曰二君在牆上何爲請以告我二人曰與君同一宗旨亞曰宗旨各異君等非公爵之密友乎杜曰否公爵非我友也亞怒曰二君此時猶執我手使不能自由未識何意二人因笑而釋之亞問曰君等之事與牆上之窗有關係否杜曰有之亞呼曰噫然則君等已知之耶藩王羅勃死與否君等勿我疑我乃王之姪也杜曰前日種種疑團今夕盡行打破此非祕談地盍歸乎三人遂同行亞曰自吾叔羅勃失蹤後祖母日夜號泣今大病已危死在旦夕口中猶喃喃自語

吾兒羅勃。吾兒羅勃之聲。與自由鐘之鳴。鑄相應。枕邊之淚。若再積一星期。將合成一小流。與多腦河同朝宗於黑海矣。傷哉傷哉。家庭之不幸。何一至於此耶。君等能同心戮力。破此祕密案情。則家與國俱受其賜。良非淺尠哉。杜曰。敢不竭力以圖之。亞續言曰。我意公爵立特。必此案之主犯。受俄之重賄。而幽我叔。然未知吾叔生。死否也。設尙生存。必因兇徒不能預料結果。故不敢殺之。二人遂以假面囚告亞。亞大呼曰。得之矣。犧牲我性命。不敢辭也。哥曰。此亦未必有性命之險。我等若確知我王被囚於此。何不歸告樞密員以捕之。亞曰。此非善計。投鼠忌器。恐有措手不及之憂。杜曰。亞君之言。閱歷深矣。假面囚是否藩王。亦未可必。亞急曰。雖無證據。我終深信我意。案中諸重要人物。皆在此間。主動者。公爵被囚者。羅勃作餌者。東塘中之女子。杜目視哥。見哥甚驚。似霹靂當頭。曰。何謂作餌。亞曰。我意彼女子。係立特指。使用以誘吾叔。而置之死地者。哥急辯曰。此必不然。君言誤矣。亞曰。人非有神經病。不改常度。彼父女二人。舍城中而來。此非獵。非游。其疑一。哈金絲與公爵。同日來。此其疑二。

公爵無日不至東塘密談其疑三有此三疑非作餌而何哥尙欲置辯忽見月光下一女子疾行前進歷數秒鐘月爲濃雲所掩昏黑不可復見哥悵然若失亞微笑而已。

第二十四章 證傷

次日公爵以蘭茵旣患咯紅亟爲之延醫診視乃詢及病狀醫生更以受傷見告然不能知傷之所由來往叩病者病者不答公爵以明達之眼光早燭其隱遂乘馬往東塘見幽梅謂之曰君知之耶吾家蘭茵病危矣梅答曰我固甚憂祝其不至危險公爵曰不僅是也彼之肩上受傷臂則被刃深刺險哉梅故作驚懼狀曰噫誰實爲之自殺耶私爭耶何由而現此慘劇公爵並不作答率爾問曰君亦有感冒疾耶梅曰無之公爵指其頸間所圍之帶曰此非鐵證乎曰喉間微痛耳曰夜行多露禍有不測慎之梅笑曰非因此也公爵乃用單刀直入之手段作正式之提議曰某今日之來將有求於君質言之婚約耳人非草木誰能忘情君前日種種拒絕想亦自知

其非昨夜之決鬥。君已隱隱示我以允許之意。孔雀南飛。鴛鴦左顧。時乎。時乎。一星期後。哈麗村當慶有賢主婦矣。梅低頭不答。公爵以爲已得默許也。卽策馬歸。途遇杜哥二人。以蘭梅夜鬥事告。并現得意色。哥斯不悅。曰。言出無證。不足信也。公爵笑曰。我東塘之女友足示君以證。哥旋至東塘。梅適立門外閒眺。其衷曲固殷然望哥。斯至者。遙見之。卽趨迎。曰。君來我甚悅。若稍露怨意。哥曰。我本欲早來。惟知君近日事多。或不暇見我。惟梅初見哥之來也。心中有無限悲痛。欲一言之者。及聽其言。蓋信昨夜之事已漏洩。因淚下。曰。我極願見君子。何爲出此言。哥見梅之喉間果有裏巾。甚爲失望。曰。然耶。其出於真情耶。嗟乎。余本鄙夫。誠不足戀。公爵富且貴。宜其慕之。梅曰。君亦不知余心苦耶。曰。余知汝僅有喉間之苦耳。言畢。固請幽梅脫去頸巾。以驗傷之有無。梅不允。哥乃憤然曰。必不可耶。是何欺我之甚。言時。血氣甚奮。緊握梅臂。用力過猛。梅痛失聲大呼。哥疑之。曰。君臂上亦受傷乎。梅曰。傷我者。君也。哥微吁。曰。設我再流連不去。且恐傷君之心。請從此別。梅曰。後會何期。哥掉頭答曰。

噫。後。會。當。待。君。能。信。我。之。時。至。公。爵。暴。橫。已。極。之。日。梅。再。欲。置。問。哥。已。遠。去。嗟。乎。彼。其。之。子。不。諒。人。只。讀。者。當。知。幽。梅。此。時。蓋。斷。腸。矣。

第二十五章 屍配

公。爵。當。時。之。腦。海。忽。愛。忽。妒。忽。喜。忽。怒。五。光。十。色。不。可。名。狀。其。變。化。之。速。率。電。流。亦。望。塵。不。及。心。口。相。語。謂。時。機。已。熟。不。可。再。失。速。圖。之。思。至。此。躍。躍。欲。動。騎。行。曠。野。不。知。路。之。遠。近。忽。大。湖。前。橫。乃。回。馬。而。歸。約。行。一。英。里。至。一。廣。闊。之。場。中。間。爲。半。圯。之。屋。牆。之。傾。者。三。窗。格。藉。油。紙。以。透。光。屋。頂。十。字。架。之。鉄。針。已。失。其。一。適。成。丁。字。式。蓋。一。百。年。前。之。禮。拜。堂。也。繞。而。立。者。男。女。各。十。數。人。衣。服。舉。止。均。似。古。代。之。希。臘。人。未。受。新。潮。流。之。化。育。及。文。明。空。氣。者。少。頃。一。人。昂。然。而。至。衆。皆。脫。帽。迎。之。蓋。彼。族。之。長。者。衆。戴。花。球。女。子。各。攜。華。麗。之。花。圈。公。爵。下。馬。旁。立。以。觀。其。異。旣。而。衆。入。禮。拜。堂。公。爵。隨。其。後。見。男。女。皆。跪。祭。壇。前。有。不。下。蓋。之。二。棺。在。四。周。繞。以。花。朶。中。臥。少。年。男。女。屍。各。一。着。極。華。麗。之。衣。服。適。與。彼。死。者。所。露。手。面。之。灰。色。相。反。觀。其。裝。飾。似。爲。士。人。

中之富貴者二人同日死。土人以爲上帝能連合二人之魂魄。流通二人之愛情。故屍配之以成其死。後之夫婦是日爲一鬚髮。斑白之老人。掌禮。老人衣深藍長袍。袍之襟及袖皆繡有花紋。足穿東羅馬之革靴。色黃似蠟。戴匈牙利之草冠。口中喃喃如作頌詞。且念且行。徧歷全室。衆人隨而和之。旣畢。至死者之旁。互易男女二屍之戒指。長跪祈禱。衆亦跪下。甚誠敬。若神之式。臨在咫尺者。禮畢。司禮者向衆人宣布慰詞。衆起立。以花球及花圈擲死者之旁。須俟至次日。衆人方能收拾其屍。以同葬於一穴。衆出。公爵隨之。忽有人自后呼曰。公爵。是豈非無謂之迷信乎。公爵回首視之一教士也。公爵固識之。答曰。然。但神道設教。亦聖人不得已之苦心。實大有造於野蠻人種。二人且行且語。旣而公爵又曰。霍忒君以君之學位而俯就此職。實爲不當。君宜掌維也。納中央大禮拜堂之教司爲皇帝行洗沐禮。今乃傳道荒山。無聊極矣。霍忒歎曰。是命也。乃上帝之吩咐。公爵曰。我今以一重大之事相煩。未識允許否。曰。如不棄。甘供驅策。公爵曰。今夜七時。君可來哈麗村面商。言畢。二人分道而歸。

第二十六章 中計

幽梅經諸多挫折頗悲怛飲食不思支頤靜坐忽蘭茵遞一書至啓而讀之則絕命詞也書曰

以風馬牛不相及之人忽而鬥鬥而死雖土人蠻族亦且笑我之愚雖然我之情真愚我之人亦可憐也我死之後老母當如何悲痛與言及此深悔當初此皆誤會之過非姊之罪也夕陽一片映我帷幃如喚我垂死之魂靈與之共返大西洋西岸之極樂國矣情海沉沉愛河渺渺大千世界本不可一朝居尙有一言相屬託吾姊長者必不欺垂死之友而掉頭不顧也

梅讀畢淚雙行下呼曰我死蘭茵矣我雖不殺蘭茵蘭茵實由我而死上帝有知將褫我之魄因反覆讀之覺句斷不順書法草率似不出蘭茵手蘭固善屬文科思大學文學校之優等畢業生皇家文競社中之健者今此書宛如高等小學三四年級生徒所作者幽梅思之重思之竟莫明其故遂赴蘭茵之約咄咄此行驚心動魄此



殆。有。鬼。神。使。之。非。人。力。所。得。避。矣。幽。梅。將。近。哈。麗。村。時。有。一。偉。男。子。脫。帽。於。道。旁。自。述。爲。蘭。茵。之。使。者。俟。梅。於。此。梅。信。之。行。過。鐵。橋。入。一。門。內。爲。客。室。梅。問。蘭。茵。何。在。是。人。曰。彼。正。鼾。睡。稍。待。可。也。卽。以。酒。飲。幽。梅。而。出。梅。獨。在。室。中。臨。窗。觀。視。見。風。景。絕。佳。不。覺。中。懷。悵。悵。感。觸。殊。甚。忽。有。人。入。室。回。首。視。之。公。爵。也。梅。問。曰。蘭。茵。姑。娘。病。勢。何。如。公。爵。搖。手。曰。未。便。告。君。梅。曰。彼。豈。已。死。耶。公。爵。曰。噫。是。君。致。之。也。梅。曰。雖。然。我。必。一。見。彼。曰。無。濟。也。梅。曰。彼。有。書。投。我。我。奈。何。不。見。彼。耶。公。爵。曰。作。書。我。也。非。蘭。茵。實。告。君。時。機。已。熟。不。可。再。失。我。明。日。此。時。若。猶。見。天。日。則。誓。必。作。君。夫。矣。梅。不。覺。木。立。如。癡。公。爵。冷。笑。曰。今。地。何。地。汝。已。失。自。由。權。力。速。隨。我。行。因。伸。手。執。梅。臂。進。一。門。燈。光。如。豆。兩。旁。寂。然。無。人。入。一。室。圖。書。館。也。中。設。一。大。圓。檯。四。周。列。學。士。椅。六。玻。璃。書。架。六。七。座。並。列。壁。左。旣。經。此。室。又。遇。一。門。公。爵。且。關。且。言。曰。內。爲。吾。之。寫。字。房。精。舍。也。梅。見。四。壁。所。懸。者。皆。得。自。羅。馬。古。宮。由。此。再。進。爲。禮。拜。堂。公。爵。旣。至。此。呼。曰。幽。梅。今。必。嫁。我。梅。聞。言。大。驚。不。能。卽。答。公。爵。又。呼。曰。我。先。利。用。玫。瑰。花。以。羅。致。君。居。東。塘。

再。利。用。蘭。茵。以。至。君。於。此。地。吾。之。爲。君。心。力。盡。矣。婚。禮。中。本。有。先。強。迫。而。后。歡。娛。者。質。言。之。嫁。亦。嫁。不。嫁。亦。嫁。何。疑。難。之。有。梅。作。正。式。之。拒。絕。曰。汝。之。手。段。較。之。下。哀。的。美。敦。書。更。爲。凶。惡。然。吾。非。腐。敗。政。府。之。比。吾。何。疑。難。哉。不。能。二。字。答。汝。可。也。公。爵。曰。雖。然。汝。亦。何。益。汝。當。知。己。爲。法。律。中。之。罪。人。早。失。自。由。權。乎。嗟。乎。死。我。可。憐。之。蘭。茵。者。非。汝。耶。汝。不。我。從。卽。入。囹。圄。梅。曰。我。實。無。罪。天。帝。知。之。蘭。茵。亦。自。知。之。咄！不。自。由。毋。寧。死。我。寧。入。活。地。獄。不。願。尙。中。山。狼。公。爵。怒。目。切。齒。自。思。終。身。大。願。惟。此。最。要。而。生。平。所。志。有。因。必。果。今。獨。不。見。御。於。一。女。子。眞。彌。天。奇。辱。既。而。思。女。子。心。理。往。往。喜。柔。何。不。用。滅。國。新。法。處。置。之。因。下。氣。言。曰。我。性。太。莽。致。君。懼。婚。期。太。迫。固。不。宜。改。之。十。月。之。後。如。何。梅。不。之。答。公。爵。又。曰。姑。娘。猶。以。爲。速。耶。可。再。延。長。之。梅。憤。然。曰。卽。十。年。百。年。之。後。終。不。願。贈。我。貞。潔。華。麗。之。國。花。於。賣。國。賊。嗟。乎。立。特。汝。獨。不。知。彼。斯。拉。夫。族。吾。二。百。年。來。之。世。仇。也。并。吞。我。東。地。騷。亂。我。屏。藩。傷。辱。我。國。體。正。擬。烏。拉。山。上。石。勒。千。尋。莫。斯。哥。頭。旗。翻。七。色。而。喪。心。病。狂。之。怪。物。猶。爲。虎。作。倀。立。特。乎。上。帝。有。

靈將禡汝奸魂也。此痛快之偉論。不啻爲公爵之照妖鏡。爲幽梅之半戰書。公爵聞之。知滅國新法之已歸失敗也。乃力扶梅至神壇前。燈燭輝煌。禮式已備。梅不覺眼前金星亂迸。倒地暈去。及蘇。似有人在旁撫之。識爲傳道使霍忒也。乃曰。教父速救我。出險。教士曰。今日爲姑娘之佳期。後福無量。何險之有。梅仍伏地不起。公爵趨前執其左臂。二人合力拽起之。扶至壇前。公爵教士左右立。誘梅入宅之偉男子亦在壇側。作證人。教士讀聖經。聲朗朗。梅心如割。竭力疾呼。幸能擺脫向聖物房。狂莽翼得兵器以求死。偉男子追之。捷如獵犬。逼梅返壇前。教士舉書復誦畢。證人以婚約授教士。禮且畢矣。公爵心大慰。忽聖物房之門闢。杜布理及哥斯相繼躍入曰。咄！咄！作何事。作何事。

第二十七章 王魁

二人既入。哥急向公爵詰問曰。無賴之輩在此。何爲。公爵大聲答曰。速去。此女已爲我妻。汝若干涉禍且及汝。梅聞爭辯似稍蘇。瞥見哥斯大喜呼曰。哥君哥君。彼誘我。

至此將行。迫奸政策。君速救我。言猶未畢。哥將左手護梅。用右手猛擊公爵之臂。公爵受痛。趁勢向後。坐於椅上。怒目裂眦。謂哥曰。今日爲我輩之吉期。汝敢莽撞。不卽去。我必報爾。此爲我之禮神堂。女子確係我妻。有證人在此。哥曰。誰爲證人。杜指僕人。謂立特曰。此乃爾所傭者。何足爲證人。教士此時已將手中之書置下。高坐壇上。尙傲然自居。哥指之曰。此亦諒爲爾所傭者。噫。無賴輩之奸謀。我將宣之。大陸各報。教士聞之。下壇向哥曰。君誤矣。我豈爲人指使。而假充教士者。君須知。前七年。我國委任赴羅馬萬國大牧師會之代表。卽僕也。哥曰。今事此不正當之營業。負爾職守。得罪上帝矣。公爵呼曰。爾真不從我。逐客令耶。哥曰。不能。公爵又怒呼曰。彼爲我妻無疑。大禮已將行畢矣。幽梅作恨聲曰。余矢不尙賣國賊。哥斯因向教師曰。立特與幽梅之言。孰是。君其裁判之。教師心知立特之奸。以利之所在。不得不爲公爵上下其手。遂曰。婚禮已成。此女子甚願意。至君等二人入。始變宗旨。杜曰。君意非謂此女已應尙公爵耶。教師答曰。然此乃君等未來之前承女子之允諾者。忽有聲發自壇。

下。曰。噫。謊。言。謊。言。教。士。大。驚。幾。無。所。措。手。足。衆。人。之。眼。線。齊。聚。光。一。點。見。壇。下。掩。地。之。高。厚。繡。布。初。而。亂。動。繼。而。掀。起。一。人。從。地。下。出。公。爵。面。色。如。死。梅。驚。懼。失。聲。呼。曰。唉。！。藩。王。羅。勃。君。在。此。羅。勃。面。灰。顴。凸。兩。目。深。凹。從。地。下。徐。徐。挺。立。壇。上。曰。此。妄。言。耳。我。在。地。下。聽。之。已。久。足。作。證。人。此。安。得。爲。婚。禮。公。爵。呼。曰。咄。！。瘋。人。來。此。何。爲。哥。斯。曰。我。等。之。目。的。已。達。不。如。且。歸。言。畢。以。臂。護。梅。促。之。行。公。爵。趨。前。止。之。曰。爾。太。不。諒。遂。想。如。是。而。去。耶。彼。爲。我。正。式。之。妻。不。獨。彼。自。許。我。卽。其。父。亦。甚。願。哥。曰。我。欲。送。梅。姑。返。東。塘。若。爾。說。不。欺。再。作。計。較。可。也。哥。之。言。此。本。欲。支。吾。以。早。脫。此。地。不。圖。公。爵。終。不。少。遜。曰。汝。無。護。送。梅。姑。之。權。利。我。且。問。汝。擅。入。此。室。之。罪。惡。言。畢。倚。門。而。立。如。虎。之。負。隅。哥。遂。曳。凶。暴。之。公。爵。離。門。易。若。反。手。蓋。哥。固。軍。人。也。杜。與。梅。乘。隙。出。門。藩。王。亦。隨。之。杜。呼。哥。偕。逃。不。料。僕。人。已。往。彼。等。將。經。之。門。下。鑰。焉。藩。王。大。怒。以。手。格。其。喉。僕。人。倒。而。公。爵。挾。雙。刀。至。哥。急。蔽。梅。以。身。公。爵。無。情。之。刀。已。直。斫。下。哥。身。略。閃。刀。蹈。空。斫。此。室。之。門。樞。上。樞。劃。然。中。斷。倒。地。有。聲。公。爵。益。怒。復。舉。他。刀。斫。之。哥。急。

執其手腕。公爵右手失自動力。復以左手之刀直刺哥以足斜踢之。刀飛丈外。公爵見勢不利。急呼曰。此時我執器械。而汝白手勝汝。亦不武。汝且拾我之刀。一決雌雄。以武力作最后之裁判。汝意如何。哥釋手笑曰。狡哉爾也。我今釋爾。并不屑與爾鬥。汝已爲法律中之罪人。斷頭台上。早虛左以待我。更何必殺爾。以污此刃。掉頭不顧。急前。徐公爵尾之以刃。直刺杜見之大呼。哥斯急避不及。中哥左臂血流如注。公爵甚得意。欲再作第二次之襲擊。藩王急取牆上大燭盤。盡力擲之。中公爵額倒地如屍。

第二十八章 脫險

咄。咄。怪事。咄。咄。怪事。二禮拜前失蹤之藩王。竟出現於公爵。立特之第。中竟出現於禮拜堂之壇下。竟出現於立特結婚之夜。藩王之位。若是其尊也。公爵之第。若是其固也。維也納與哈麗村之相距。若是其遠也。羅勃與立特之交誼。若是其厚也。警察之力。非不周且密。偵探之智。非不敏且捷。而赫赫之藩王。忽而失蹤於巴拉馬之宴。

會忽而被囚。哈麗村之石室。又忽而出現於禮拜堂之壇下。五花八門。令人不可思議。眞令人不可思議。

讀者勿躁。試觀其後。方亞勇。生與哥杜二人之密議。於哈麗村之林中。也。究不知假面囚爲何人。因定議明夜再往。以釋此疑。及期。聯軍進哈麗村。攀牆而上。匍匐至厚玻璃處。有光上射。俯而視之。見囚人坐桌邊閱書。似甚專心。雖於玻璃上微擊。亦不能引其注意。哥取碎瓦重擊。鏗然有聲。見其人仰首上視。側耳靜聽。三人卽轉去。鐵條上之螺釘。去鉄條三以戒指上之鑽。石碎。玻璃約三尺之廣。亞低聲呼曰。羅勃……囚人伸首。望上驚呼曰。噫。我在此。亞勇。生汝來救我。耶。敬謝上帝。我今日更生矣。亞遂由玻璃隙處。緣皮帶而下。爲藩王去面具。面具係用鋼絲緊纏。堅不能斷。因以鏗刀斷之。假面已脫。眞容忽露。亞不覺驚駭而退。蓋王之面瘡且白血色。已絕兩目。瑩瑩發光。杜在屋上失聲呼曰。可憐蟲。可憐蟲。亞急取假面。自戴。與藩王交換衣服。并告以脫險方法。亞坐桌邊閱書。命王伏帳後。少頃。門啟。僕人入。不能揭破亞之眞

相置酒。桌上以饗囚者。亞注目視之。見其人似有所覺。忽向上細視。目注碎玻璃之空處。亞知事已敗露。突然橫當其衝。出手槍。啊嚇之。僕人大驚。不知所措。藩王乘間而出門。僕人急欲追之。亞執手槍立門間。直指之曰。勿作聲。作聲立斃汝。僕人哀憐以求不死。杜哥二人伏屋上下視。恰如坐包廳觀劇。台上之形形色色。盡在兩眼中。至是知大局已定。急下取道大門。至禮拜堂後。藩王既出牢門。由地道伏禮拜堂之壇下。靜聽公爵之種種逼婚。暴舉一躍而揭破其奸。

第二十九章 返京

公爵既被藩王擲倒。衆人復至禮拜堂。以便覓入囚室。同亞勇生出。但重廊複室。從何入手。未能決定。杜雖具粗略圖樣。然以其宅之建築甚巧。亦不足爲用。東探西索。行良久。忽通一石甬道。杜攜有小燈。藉此微光以圖進行。見甬道左首有門三。皆不閉。一門內有石梯。杜姑高呼之曰。亞君。亞君。即聞有聲。作自石中。少頃石壁開。亞勇生執手槍出。壁固門也。飾之如壁。其建築有特異者。衆人皆入囚室。反鎖其門。亞以



槍嚇管牢人。令開祕密之窗。既開。緊縛其人。置之地板上。五人遂次第緣繩由窗而出。過濠經森林。至大道。並無追者。途中哥斯與幽梅並肩行。梅謂哥曰。君今日知吾心否。哥曰。以前種種疑團。早隨多腦河朝宗黑海置之可也。決鬥一事。有之乎。曰。有之。惟出於萬不得已。因將此夜略情告之。時已抵東塘。哈金絲亦深願返維也。納遂同行。風清日麗。頗暢襟懷。議論紛然。笑語不絕。至半途。山麓間林箐甚密。髻髯有伏焉。凱旋軍因繞道。復半里許。人馬聲自後至。杜回首視之。見公爵率健僕數十人。咆哮而來。杜呼曰。賊大至矣。恐寡不敵衆。梅大驚。面如土色。哥翼之而前。鎗聲作。丸彈中哈金絲之腦部。立斃。藩王亦受傷倒地。梅大哭。杜以鎗回放斃賊十餘人。而勢終不敵。忽哥斯起立大呼曰。軍士速！速！此間有匪徒在。軍士！實汝槍彈速！速向匪徒射去！毋多談！速射者受上賞！於是匪徒皆遁矣。

公爵既敗於哥斯。知哈麗村不可一朝居去而之。俄皇怒其辦事之不力。赫然下令使奧大利養尊處優之。公爵充中部。西比利亞十七號礦山之傭工。榮辱與衰不

堪回首。由悲而憤。由憤而狂。每當工罷歸來。必咄咄書空。同舍郎以爲禱告也。竊聽之。則聞公爵喃喃曰。罪過罪過。千罪萬過。色爲原素。嗟乎梅姑。余本奧大利世襲之公爵。非賣國賊也。乃萍水無端。絲蘿莫託。天旣生吾。何復生姑。汝亦知晨妝春好。晚酌花明。眉底心頭。早有我玉人之小影耶。不得不奇想天開。先賣國以羅致金錢。再賣友以冀遂私願。罪大惡極。卒至今日。源源本本。咎實在色。此簡單之數語。不啻爲公爵之供詞。如是者。凡三閱月。一日下雪。例休假。公爵乃出。吸自由空氣。緣山越嶺。時北風正緊。雪塊自山頂下。大如車輪。勢甚猛烈。公爵適當其衝。身埋雪中。跳出情海之地獄。乘一翼之飛車。作極樂國之漫遊。而此山此地。惟有杜鵑啼血。哀猿號寒。永爲遊人過客。憑弔之資矣。

吾書。今又將記凱旋軍矣。吾軍正在危急時。哥斯見旅行之軍人十餘人。部下也。乃令之襲擊。旣勝。追至哈麗村。公爵已遁。蘭茵病沒。杜布理於立特臥室中得一密信。旣返京。卽使法以此書示法廷。法人惡俄人之詐。卽解散協約。並宣其事於大陸。各

報。由。是。各。國。皆。不。屑。與。俄。人。友。好。俄。大。困。希。拉。生。及。杜。布。理。以。功。授。世。爵。哥。斯。幽。梅。結。婚。約。於。中。央。禮。拜。堂。蘭。言。玉。笑。花。好。月。圓。享。無。上。之。幸。福。獨。藩。王。傷。於。槍。藥。爐。烟。裊。蕙。帳。霜。濃。終。未。有。絲。毫。之。效。果。歿。後。亞。勇。生。襲。其。世。爵。頗。見。重。於。時。而。麗。森。河。邊。名。士。青。山。美。人。黃。土。蒼。茫。今。昔。風。景。已。殊。尚。有。一。事。足。慰。我。讀。者。此。案。發。生。之。翌。年。與。人。大。舉。征。俄。人。潰。割。西。邊。比。利。雅。省。以。和。且。年。納。羅。布。三。百。萬。也。

非吾氏曰。吾譯此篇。吾將爲中國之立特戒。吾又將爲中國之杜哥勉。

(完)

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南洋勸業會

研究會報告書

▲洋裝一厚冊

南洋勸業會為吾國博覽會之先聲。開會時黃炎培先生任文牘事務。取其研究會諸君調查報告各書。插擇精要彙為一冊。其於改良國貨挽回利權之處。再三致意。洵實業家不可不讀之書也。

▲定價一元八角

圖三

中華民國五年五月初版

(玫瑰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編輯者 陸世式

發行者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東首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五字四百八十二號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發行所

分售處 中國圖書公司 和各省支店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國圖書公司 和記出版



小偵  
說探

美人唇



(册一)  
定價二角

譯才不孫冶

是書敘偵探家聶格卡脫所偵查之一奇案。情節變幻。趣味濃深。讀之可知偵探家手腕之奇妙。不能不令人叫絕。



小偵  
說探

奇瓶案



(册一)  
定價四角

譯崖紫吳

是書亦聶氏奇案之一。開卷破空而來。神妙不可思議。前後情節變幻百出。於西洋社會情狀。尤能活現紙上。